

教育部 99 年度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主題名稱—古典與今典：歷史論述及歷史意識)

期末成果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類別：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計畫主持人：張弘毅

執行期程：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1 月 31 日

日期：中華民國 100 年 01 月 31 日

目 錄

壹 計畫總表.....	3
貳 計畫名稱	3
參 計畫目標	3
肆 導讀.....	3
伍 研讀成果	
一、 第一場次研讀成果	5
二、 第二場次研讀成果	16
三、 第三場次研讀成果	24
四、 第四場次研讀成果	32
五、 第五場次研讀成果	39
六、 第六場次研讀成果	46
七、 第七場次研讀成果	51
八、 第八場次研讀成果	58
陸 議題探討結論	61
柒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65
捌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65
玖 改進建議.....	66
壹拾 統計表	66
壹拾壹 附錄.....	67
附錄一：本年度研讀規劃表	67
附錄二：九十九年度簽到表	68
附錄三：九十九年度研讀活動剪影	76

貳 計畫名稱

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主題名稱-- 古典與今典：歷史論述及歷史意識)

(Classics: Ancient and Modern --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參 計畫目標

- (1) 深入了解研讀西方古典史學作品
- (2) 比較古典與今典(指當代有關大眾史學、影視史學的歷史書寫)作品，進而探索「非專業史學」的歷史意識。
- (3) 培養研讀會成員的歷史意識。

肆 導讀

【以下為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 周樑楷教授演講摘要】

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以下簡稱讀書會)正式開始前，先介紹一下本年度的讀書會，因為在座又許多新進成員。

這個讀書會到今年八月，前後已有十四年的歷史。台灣歷史界有好幾個讀書會，但我們的讀書會是時間最久且沒有中斷，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

另外，這個讀書會是由大學老師、台灣第一流的中學歷史教師帶領大家研讀，參加的研究生，彼此都可以交流、溝通。我們讀書會的研究生流動量大，每一年都會有人畢業，有人進來，據我所知很多研究生，因為參加這個讀書會，後來所做研究的領域，都會與讀書會的主題有直接或間接的相關。

我舉個例子，我在台大歷史所指導的學生陳致宏，也是在我們讀書會出身的。他畢業之後，我介紹他給德國歷史學的呂琛(Jorn Rüsen)教授。他的碩士論文<<德國史家朵伊森的歷史思想與現實意識--以《希臘化時代史》為研究對象>>，研究十九世紀下半葉，一名研究德國史學理論的專家 Johann Gustav Droysen (July 6, 1808 – June 19, 1884)。他的碩士論文，後來

在台灣史、中國史的論文相比後，脫穎而出被台大文學院選為優良作品，並被印成文史叢刊。

我們這個團隊，重點是放在年輕的朋友，因為讀書要認識多一些人，不要把自己侷限住。同學們可以多跟大學老師、中學老多多請教，所以我們的讀書會，不是只有純讀書，而是一個學術社群，讀書會也有一個網站，各位回去有空先看一下。<http://mail1.tmu.edu.tw/~claudel/2.htm>

這幾年，我們研讀的作品集中在閱讀古代西方的經典的歷史作品。從去年開始，我們除了每一年有一個主題外，我們也會邀請國外的學者來參加我們的研討會。

這個讀書會看重在座的研究生，希望你們後起之秀能夠這樣一步一步培養出來，我沒有要求各位一定要研究史學史或史學理論，可是要把讀書會的收穫拿去運用，幫助你增長學問。參加這個讀書會，不一定要研究史學史，而是你了解史學思想都可以來。

今年，這四個月的時間，我們準備了 Tacitus 的〈編年史〉、商周出版社的〈歷史的歷史 History of Histories〉、馬基維利〈論李維的羅馬史的疏義〉。希望大家看出大觀念，去抓大問題大重點，我會慢慢帶著各位讀。所以讀書有時候要一直讀，到一個時期，你在做總結的時候，整個腦袋思想會有很大的變化，所以讀書有時候要一直念下來，我不希望各位被埋沒在一大堆的史實裡面，要能進能出。這就是我們讀書會，要帶領各位的一個方式。

伍 研讀成果

99 學年「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1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 14:00-15:30

參與人員：如附錄

【會務報告】

14：00-14：10

張弘毅老師：

各位師長、各位朋友午安。

我們第一場次是請周樑楷教授以及黃德宗老師做報告。周老師等會有很多時間跟大家互動，現在我就來做一個會務報告。我先自我介紹，我叫張弘毅，我在本校的歷史與地理學系服務，首先，很高興各位蒞臨讀書會。今年的讀書會跟往年有點不一樣，我們這個讀書會主要是向教育部顧問室申請計劃經費的補助來進行。今年教育部顧問室，因為在重整當中，所以他對此計畫經費的資助到明年的一月三十一為止。這是第一點要向各位師長報告的。第二點，向各位說聲不好意思，我們聯絡上有些疏忽，雖然我們有一本書塔西佗的<編年史>已經幫大家購買了。但是周老師推薦的<歷史的歷史>，我們還沒有購買。這本書中文標題就叫<歷史的歷史>，其實就是史學史。我想在座的同學或師長都知道這本書。翻譯者是黃煜文（周樑楷老師：是商周出版社。）這本書如果各位有意願的話，有兩個方案，一個是自行購買，另一個方式就是我們代為訂購。我們代為訂購的話，就下次才能準備好。

我身為讀書會行政上的承辦人，今天特別高興有這麼多新的朋友加入，也代表著有源頭、有新水加入，這個讀書會一定盛況可期。我們的會務報告就到這裡。那今天第一場我們請周老師跟黃德宗老師做一個講演跟報告，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周老師，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周老師。

【第一場次】

14：10-15：30

主持人：張弘毅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演講者：周樑楷 /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

主 題：〈西方古典史著的新解讀〉

周樑楷老師

謝謝張老師，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以下簡稱讀書會)正式開始前，先介紹一下本年度的讀書會，因為在座有許多新進成員。

這個讀書會到今年八月，前後已有十四年的歷史。台灣歷史界有好幾個讀書會，但我們的讀書會是時間最久且沒有中斷，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地方。

另外，這個讀書會是由大學老師、台灣第一流的中學歷史教師帶領大家研讀，參加的研究生，彼此都可以交流、溝通。我們讀書會的研究生流動量大，每一年都會有人畢業，有人進來，據我所知，很多研究生，因為參加這個讀書會，後來所做研究的領域，都與讀書會的主題有直接或間接的相關。

我舉個例子，我在台大歷史所指導的學生陳致宏，也是在我們讀書會出身的。他畢業之後，我介紹他給德國歷史學的呂琛(Jorn Rüsen)教授。他的碩士論文<<德國史家朵伊森的歷史思想與現實意識--以《希臘化時代史》為研究對象>>，研究十九世紀下半葉，一名研究德國史學理論的專家 Johann Gustav Droysen (July 6, 1808 – June 19, 1884)。他的碩士論文，後來在台灣史、中國史的論文相比後，脫穎而出被台大文學院選為優良作品，並被印成文史叢刊。

我們這個團隊，重點是放在年輕的朋友，因為讀書要認識多一些人，不要把自己侷限住。同學們可以多跟大學老師、中學教師多多請教，所以我們的讀書會，不是只有純讀書，而是一個學術社群，讀書會也有一個網站，各位回去有空先看一下，此網頁我們請張老師來說明。

張弘毅老師

從我們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的歷史與地理學系，史地系的系所成員點進去，就可以看到老師的名字。那你看到張弘毅，點進去就可以看到我的個人網頁。我的個人網頁左手邊有一些選項，其中有一個選項是歷史意識研讀會，點進去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一些計畫。

周樑楷老師

你們進去網路之後，第一個可以看創會宗旨是什麼，還有會議記錄。會議記錄，對你們是很有用的資料。這幾年，我們研讀的作品集中在閱讀古代西方的經典的歷史作品。我們有一年是專門在念希羅多德，。有一年專門讀 Thucydides，緊接著我們念凱薩。從去年開始，我們讀 Tacitus。除了每一年有一個主題要念之外，我們也會邀請國外的學者來參加我們的研討會。我們讀書會十四年來曾經先後邀請好幾位國外的學者，像 professor Rösen 來我們的讀書會好幾次。今年的研討會他也有來。我的指導教授 Georg Iggers，他是研究現代史學史最有名的，他也來過我們的讀書會，不過以後可能沒辦法了，因為 Iggers 年紀大了，所以我們會盡量為各位邀請國外的學者來演講，但這需要機會，包括經費的問題，所以我們盡量來做安排，這就是我們讀書會長期的活動情形。

我的意思是，我們這個讀書會，看重在座的研究生，希望你們後起之秀能夠這樣一步一步培養出來。我沒有要求各位一定要研究史學史或史學理論，可是你要把讀書會的收穫拿去，並幫助你增長學問，所以你不一定是要研究史學史，才來參加這個讀書會，而是你了解史學思想都可以來。今年，這四個月的時間，我們準備了 Tacitus 的<編年史>，我不希望各位讀這本書的時候，每一行看完，都想把他記起來。書的細節不需要去讀，我希望大家看出大觀念。讀一本書，如果跟背書一樣，一個字一個盯著，不見得讀的好，所以我們要大而化之的去讀，去抓大問題大重點，我會慢慢帶著各位讀。

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每學期修三門課，這每門課，每星期都會指定要看一本書，所以一個禮拜至少要讀三本原文書。連續三年，學分修完之後，最後要準備學科考試，就把以前的東西拿來複習。在複習的那個暑假，我腦筋突然一個大轉彎，感覺好像把過去三年，所有讀的東西都反芻一樣。間所有的知識都突然綜合了起來，整個腦袋改變了，觀念思想一個繞身過來了。這是我的體驗，跟別人分享後，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經驗不是我才有。也就是你一直讀，到一個時期，你在做總結的時候，整個思想會有很大的變化。所以讀書有時候要一直念下來，我不希望各位被埋沒在一大堆的史實裡面，要能進能出。這就是我們讀書會，要帶領各位的一個方式。

除了這本書之外，我們這個學期還會請各位念馬基維利<<論李維的羅馬史的疏義>>商務書局出版的中譯本。這本書應該很多人知道，因為李維的書現在沒有

中譯本，如果同學們看英文的書那更好。這本書是馬基維利寫的，他在討論 Livy 這個羅馬史。所以我們這個學期，準備 Tacitus 討論兩次，再來是馬基維利的那本。另外有一本書，就是張弘毅老師提到，商周出版社的<<歷史的歷史 History of Histories>>。那本書剛出版，翻譯人也是我之前台大歷史系的學生，他也在我們這個讀書會待過的。這本書商周出版社找我寫導論，這本書其實有他的優點跟缺點，在上古史的那部分，是很不錯的；他的弱點是在 19、20 世紀，尤其是 20 世紀的部分，寫的不好。假使各位想看 19、20 世紀的西方史學的話，Iggers 那本書是最值得看的。<<歷史的歷史>>那本書假設你們已經有了或買了，那就好；假設你們還沒買，我建議張老師，這本書事先訂購，然後送給各位。可是就怕各位只出席一次，所以我建議張弘毅老師先向各位收五百元當訂金。這學期的出席率超過幾次，錢就會還給你們。這本書會依照這個方式來送給你們。

Georg Iggers 的書<<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這本書其實有翻譯本，可是翻譯的我不敢說好。我一看就知道，這絕對不是西洋史學史的學者，一看就知道是外行人翻譯的，所以大陸有時候翻譯書，翻譯的快，但不一定是內行人翻譯的，所以品質我不敢保證，但古典的書，他們都是一些老前輩翻的，那就非常好，我敢推薦給各位。我剛剛講<歷史的歷史>就是這本書，這個你們輪流看一下，他的寫作方式，偏重歷史的敘述 Narrative。是介紹與分析，西方的歷史作品之中，如何去敘述歷史，所以他的寫法是比較新、比較不同的寫作方式，但這本書嚴格來說，不是算是後現代的作品，因為作者是英國人，而英國本身有很強的歷史敘述的傳統在，這本書你可以了解這些學者年輕的時候，是怎麼去讀古代的書，這是我想推薦的原因。

接著，我們開始今天的主題。我的主題是「西方古典史著的新解讀」。這個討論的內容，其實我在今年的四月三十日，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由本讀書會舉辦的一個研討會。這研討會有請 Rösen 來參加，活動的記錄在網路上是有的。研討會的名稱為「古典與經典」，就是「Ancient Classics and Modern Classics」，因為 Classics 這個字原意就是 the best 最好的意思，古時候最好的歷史作品，跟我們當今最好的歷史作品。而副標是『歷史論述與歷史意識學術研討會』，這就是四月三十日的內容。我在那場研討會做一個這樣的專題報告，因為我想，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沒有參加那一場，我想把我報告的再講一遍，可是我不是照抄以前的。這個暑假我又想過這問題，所以又加了一些東西在裡面，我一直在想一個很

核心的問題，就是當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資訊爆發的時代。新的時代，在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意識和二十世紀以前，也就是1960末期的時候，已相差四五十年了，變遷是非常的大。所以等再過二十年，那個時候的歷史意識和史學理論思想應該是什麼？這是我長期在思考的問題。我自己一直有心要建立一個史學理論。假設我弄出來了，可是我的東西沒辦法面對這二十一世紀，沒辦法適用在新的時代上，那其實頂多只是給自己一個交代而已。

我在說一個事實，我剛剛提到 Iggers，以及我的博士論文中，提到英國左派的史家，其中包括 Hobsbawm 和 E.P. Thompson。我都親自去 interview 過他們，我在西元 2000 的時期，比較常到歐美國家參加學術會議。在歷史學界中，我的老師和 Hobsbawm，他們變成有名的學者，大概都是在 1960~1970 之間。在那個飛雲際會的時候，他們剛好四十多歲，從他們四十歲開始，一直有影響力到現在，有一回我很強烈的感覺到，這批人，他們到西元 2000 左右時都老了。一個是 physically 身體上來說，老了或死掉了，像 E.P. Thompson 在 1993 就過世了，另一個層面來說，就是他們的「精神」老了。舉個例子，幾年前的金融海嘯發生了，過去十幾年來都有人在諾貝爾經濟學得獎，那批人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啓示呢？能幫我們金融海嘯什麼忙呢？所以我告訴各位在座的同學，上一波大師級的人都老了，而下一波還沒有出來。也許還再肚子裡面，也許還再另外一個世界，也有可能就是在座的各位，假使各位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決心，現在開始對做自己的投資，把投資目標放在二十年之後，也就是你盛年的時候。然後在這巔峰的時候，還需要碰到一個好的時機，這時你才會崛起。我開玩笑的說，我就像運動會上一個鳴槍的人，你們不跑沒關係，做為鳴槍的人，我要先跑了。因為就算我現在六十多歲，我還是覺得我有這個可能去搶這個機會。你們哪天被我先搶的話，就很倒楣，所以要拚，機會一直在你們手中，就看你們怎麼去掌握，要懂得經常培養自己的能力，機會來了 **Seize the moment**，抓住這個機會。今天那麼多年輕人來，我就給各位做個鼓勵。當然我這句話也是在鼓勵我自己，看誰來拚到。

讀古典的東西，不只是讀西方的，包括讀中國古代的東西。古典，不論是中國或西方，他之所以會成為 Classics，讓人一讀再讀，覺得有用，就表示他們有他們可貴之處。所以我們現在重新來讀古代西方，要以一個身為二十一世紀的人，去想像二十年之後，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那個時候網路的時代會是什麼一個樣子？做研究的方式，你要去想那時候會是如何？那時候的古典作品還有什

麼用？要想這些事情，你要有一點點現實的意識來讀歷史，而不要只是為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而已，要從現實的角度跟立場去往後看。

我有一個比喻，歷史假使是一面鏡子的話，那個鏡子不會是幫你正衣冠的鏡子；而是你開車的時的後視鏡。後視鏡其實就是歷史，讓你可以踩油門往前衝的東西。對我來說，歷史是有用的，他是一面後視鏡，是讓你向後看，往前衝的。

我現在向各位報告的是，我對於讀古典的作品，尤其是希羅多德、Thucydides 跟 Tacitus 的作品，及我初步的心得。從學生時代開始，我在思考問題的時，不喜歡用二分法的。其次，我也不喜歡把幾個東西分成幾個大類型。假使你彈性的用，像韋柏那種就很不錯，但如果不小心的話，像中小學教育，很多人就會把那些類型當作死背的對象，硬塞是很危險的。我比較喜歡用光譜的方式，Spectrum 的方式來談問題，所謂光譜的方式就是一條線，由最亮的到最暗的，也是一條漸進線。你可以從他的亮看到暗，看出他的差別，但他沒有一個絕對的界線，卻有不同程度在。把不同的對象放在光譜中，是我長期慣用的思考方式，現在我把幾條光譜畫給各位看（如附錄）。從古代到現代，你會發現在中國、印度、兩河流域以及希臘，人類思考的方式，在所謂的哲學突破的時代，也就是西元前 600 多年~400 多年的那個時期，有很大的改變。在哲學突破之前，全世界各地方的思維模式是神話的思維，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超自然的力量，即是將廣義的神話，當作一個動因來解釋一切的自然現象、人類起源，這就是神話的思維。

哲學突破就是在各個地方的理性思維增強，不過，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思想家，他們理性的強弱是不一的，這個不一，需要用一條光譜來加以定位。光譜的左邊是神話思維或者一個字「巫」，寫成 Magic power 也可以，這是一個廣義的思維模式；另一個極端，就是非常非常強的理智思維模式，所謂的哲學突破，就是從左邊慢慢過度到右邊的拉力跟動力。以韋柏的角度來說，就是除魅化與理性化，「魅」這個字，與德文中 charisma 是相當的。哲學突破就是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人，在某種程度上的除魅，如果我們以春秋戰國的思想家—孔子與墨子，去做光譜的定位的話，墨子會比孔子更靠近理性那端。

當我們平常在講一個神話思維、除魅化思維的時候，或是我們在讀柯靈屋(R. G. Collingwood)那些作品的時候，那些觀念論的學者，告訴我們讀歷史要有想像力，也就是 Sympathy。我們中文都翻成同情，可是我覺得 Sympathy 其實是感同身受，或者說感動的意思，所以，近代唯心論學者講的那些話，Sympathy

Imagination 說了一堆，可是其實沒有抓到要點，另一個人、另一件事情；古代的人、古代的事情，會有所感應，而這種感應的能力其實是從 Magic Power 在除魅化的過程的時候，所出現的一種能力。古典時代的中國，及西方的，當你在念他的作品時，一邊念，一邊注意，希羅多德跟 Thucydides 或是 Tacitus 或是其他等等，哪一個人比較靠近理性，哪一個人保留比較多 Magic Power。要懂得去鑑別、去鑑定，要有自己的立場，以自己的立場學著去做一個判斷。古典西方的史書之中，希羅多德、Thucydides，或者是 Tacitus，他們都很清楚的有自己的自覺，很強的歷史意識，採取比較理性方法來寫作。你在書中可以找到證據，他們在書的第一章、第二章就很清楚的透露，還有零零碎碎在書裡面，而你讀書，就要去把這些找出來，當你越讀越多的時候，你就要去比較希羅多德、Thucydides 誰比誰強一點、誰比較弱一點。那誰對、誰非呢？這就暫時不去說，可是你要會先判定，先把他們的強弱度鑑別出來，這是一個基本，也是各位可以去掌握的。

其次，各位要注意的，在談歷史的時候，一定會牽涉到人在歷史中所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西方神話時代，比較強調所謂的英雄，就像是 Achilles 就樣的英雄人物；在史詩中，英雄人物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那麼這個英雄，或者說英雄主義，強調英雄造時勢的這種觀念，換句話說，少數的菁英的觀念、想法或做法，可以扭轉乾坤，影響歷史的變化的一種思考方式，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代表他，就是「菁英主義」(Elite)。今天的第二條光譜，一端是菁英主義，另一端則是 public。public，就是什麼事都是由大眾或群眾來影響並決定的，其實讀任何一本歷史書，或者跟一個人談問題，都可用這條光譜來鑑定。有些人談事情比較偏向菁英主義來看問題，而有些人就會偏向由下而上來看問題，每個人的思考方法不太一樣的。我剛講到魅(charisma)這個字，若當作形容詞來看，charisma，就是魅力，其實 charisma，比較靠近菁英主義。馬克思主義，我現在講的不是共產黨的，而是馬克思本人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強調的就是 from the bottom up 由上而下來討論歷史；由勞工、大眾來帶動歷史、決定歷史、影響歷史。

第三條光譜最左邊是血緣和親情，就是一個社會，一個團體，做什麼事情、做什麼決定、怎麼思考問題，比較注重的是血緣跟親情。而最右邊是注重所謂的法律或法治，在哲學突破的時候，會從重視血緣親情往法律這邊拉。當你讀 Thucydides 的書時，與孔子做比較，你就可以看到誰比較注重血緣親情，哪個人比較注重城邦政治的法律問題。如果拿今天臺灣人社會上種種關係的問題，與美

國人來相比的話，你會發現這光譜所站的地方有沒有什麼差別，就很好分別了，所以這裡面也可以分別古典史書中的很多問題，尤其是現實政治的種種現象。

學生發問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像漢摩拉比法典你要如何解釋呢？因為漢摩拉比法典雖然年代比較遠，但它其實是重視法律的，所以我想請問一下老師，你的法是自然法，還是成文法？

周樑楷老師

這是一條光譜，所以不是只站在兩個極端，你說是成文法，可是就我的了解，在他的成文法裡，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人人平等的，而是有階層的差別，他照顧的還是少數的統治階層，即使像雅典的法律，也還是有公民跟非公民的待遇之差。若用光譜定位的話，雅典時代比漢摩拉比更接近理性法治。如果將蘇格拉底放入這光譜一起討論的話，他就會更理性法治一點，因為他為了遵守法律，寧願喝毒藥而死，就算那那個法律他覺得並不是絕對公平的，但他卻還是要守這個法。所以，就這條光譜來說，蘇格拉底絕對不是西方的孔子，而孔子也絕對不會是東方的蘇格拉底。但是如果你是學法理學的，這個地方你就可以去做更為精準的分析跟比較；可是我們是學歷史的，法學素養可能不是那麼夠，所以只能做比較粗糙的定位。如果你想在這個地方深入探討，可能必須先去法律系去修個法理學，以上我回答到這。

我們在讀歷史書的時候，不要被埋在事實裡面，要能夠跳出來去分析那個作品、那個史家，寫作時所思考的問題。當你在讀希羅多德的時候，不妨跟你熟悉的對像人物做一個區別。尤其，如果有哪個人你最熟悉，你就以他當作你的標竿，把他定位出來，然後把其他人放入做比較。但不是純粹為比較而比較，比較的目的地是為了襯托你研究的主角。比較，就是為了要襯托主角。

學生發問

老師我想討論一下，漢摩拉比是不是照顧少數菁英階級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現在受到後現代的影響，所以如果你站在下層階級看的話，當然他是照顧菁英階級的，可是如果你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狀況，跟當時的公民社會的法律來看，他定

的法律可能已經是當時最理性的法律，所以依這樣來說，我會不知道該把這個法定位在哪裡。

周樑楷老師

沒錯！如果你把它放在他的時空背景裡面，那他一定會是被拉過來的，會在這個位子。我並沒有說他不進步，他是進步的。那我們這光譜是用來衡量古今中外的東西的，你懂我的意思嗎？

學生發言

那到未來我們的光譜會在向後更加的延伸嘛？

周樑楷老師

在我的腦筋裡，在我的筆記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光譜，我都是用光譜來思考問題的。我是準備寫一本書出來，這本書的書名我已經取好了，就叫做「史譜」。當然光譜不是只有一條線而已，還有圓形等等之類的。我取這個史譜還有另一個用意，中國的書其實有很多很多的譜，就教學上來說，我的〈史譜〉就像棋譜、畫譜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要把握哲學突破的這段落，你在讀書的時候，不妨可以先從這幾點來看問題，這是第一個跟各位交代的。第二點就是古代的歷史書其實都屬於敘述性的，一直要到 19 世紀下半葉，當專業史家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誕生後，才越來越強調歷史是分析式。各位，你在大學讀歷史系、研究所，其實你是在接受專業史家的訓練。在專業史家形成之前，歷史作品是敘事、敘述的。我第二點要講的，就是一個歷史的敘事跟每一個人的生命意識是有很密切關係。換句話說，在閱讀個古典作品，透過他的敘事 *narrative* 的時候，不要只注意歷史中的人名與地名，你要時常想，希羅多德、*Thucydides* 他在想什麼，他的生命是什麼樣子的，也就是說，你要抓住的是，原作者的生命意識是如何的，就像我在讀史記的時候，從黃帝一直下來，當然會得到很多史實的知識，但最後那些知識很容易忘掉，而我越來越清楚的是司馬遷為什麼這麼寫作的，我越來越感興趣的是司馬遷這個人。我讀通鑑也是這樣，從三家分晉以來，那麼多的資料，其實我也差不多忘光了，可是我還在想的是，司馬光這個人在想什麼，所以同學你們要會從敘

述的內容，去掌握作者的生命意識。

比如說我在讀完希羅多德的東西後，我可以用一句話去描述希羅多德的歷史敘述。我不敢說這句話很完整的描述希羅多德，可是我覺得有把希羅多德的特色給講出來。就是希羅多德「用空間思維，帶動時間思維」或者說他是以「空間敘述，帶動時間敘述」。希羅多德是用空間敘述，帶動時間敘述來寫歷史，他從小亞細亞，寫到埃及，再寫到兩河流域。章節的安排，就是以空間敘述帶動時間敘述，他的 order 就是他的腳步。而 Tacitus 的〈編年史〉，他是按照年代的時間順序來寫的，是以時間敘述為主體的。所以，現在很多專業史家都覺得時間一定要貫穿、次序不能顛倒，腦筋已經僵化掉了，其實歷史敘述應該是有多方法的，這就是第二點我給各位講的。

第三點就是古人的歷史很重視人物(character)，很重視人物以及人性中的情感的部分，而這正是我們當代史學最忽略的，甚至被抹煞的。你現在研究歷史，你也許會寫曹操，但你論文裡的曹操是沒有個性的，可是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個性卻很鮮明。接著我要先告訴各位，西方史學跟中國史學有一點很大的不同。中國的史學的史書中有大量的傳記，所以我們往往把歷史跟傳記混在一起談，如果我們把傳記拿掉，那中國史學就空了一大半。可是，西方從哲學突破以來，history 和 biography 及 drama，戲劇尤其是 tragedy、歷史、傳記跟戲劇在西方的觀念中，是區別非常清楚的文類，雖然他們有重疊的部分，但表述的方式還是很不一樣的。簡單的說，你去讀 Tacitus 的東西，再去看 Plutarch 的作品時，相較之下你會發現 Plutarch 的作品，在人物情感上是非常的清楚的，我們今天的作品，尤其是社會史的，那人物根本就是路人而已，所以我們下學期主要帶各位念的就是 Plutarch 的書，要帶大家思考的是，在西方 history 和 biography 及 tragedy 的不同，就是他們在表述時的差異。這個東西在古典作品中看得最清楚，所以我有跟張教授討論過，我要先挑 Plutarch 寫的凱薩、安東尼與 Cleopatra（克莉奧佩屈拉），他是傳記的部分，看完後，我們也要回頭過來看看古代羅馬史家如何去看這個東西。戲劇的部分，我是打算來讀莎士比亞的凱薩、安東尼與 Cleopatra（克莉奧佩屈拉），來做討論，必要時我們可以拿 1950~1960 好萊塢拍的電影。這樣讀過後，對歷史、對傳記、對戲劇的區別會是很清楚的，就像我們評鑑一杯酒的好壞，評鑑啤酒、紅酒和威士忌這三種不同的酒類，你就必須用不同的評鑑標準去評鑑他。

第四點，各位在討論西方古典的作品時，要注意那個史家的現實意識跟現實

立場。比如讀古希臘的書，你要去注意他是偏向民主政治的，還是像斯巴達那樣的專制集權；當你讀羅馬的時候，羅馬是從共和衰微到成爲一個專制獨裁的帝國，在讀他們的歷史作品時，就要去看，這個作者是偏向共和還是主張帝制的。像李維跟 Tacitus 這兩人都是一流的史家，那他們兩人哪一個偏共和或懷念共和？哪一個是喜歡帝制？這些都是會影響他們的歷史作品寫作。我的意思就是，從這幾個角度切入，可以幫助你看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去看他們所講的史實，但不要掉進那裏面，一掉進去，就會看不下去。我們現代人要讀古書的時候，要從自己的生命意識出發，從自己的現實意識出發，再去把古代的東西當作文化遺產來看，好的遺產你就將它拿來改造並爲你所用並往前走，那我就簡單報告到此。

99 學年「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2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 15:50-17:20

參與人員：如附錄

【第二場次】

15:50-17:20

主持人：張弘毅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主 題：參加讀書會的心得分享

主講人：簡塔莉 /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所二年級

張弘毅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張弘毅老師

所以下一場次的導讀情形，英文那篇文章是由張老師，<歷史的歷史>是柯景棋老師，Tacitus 的部分，是由輔仁碩二的房育全、逢甲碩一陳振瑋負責<編年史>的前半部分，到 313 頁。時間就是十月三十日下午兩點。

那第二場次的主題是讀書經驗的分享，由我們簡塔莉同學做分享。我先介紹一下簡塔莉，簡塔莉在我們這個讀書會算是待很久的，以前是負責做讀書會紀錄的同學。當時請他做讀書會紀錄的時候，我常常會覺得很驚訝，因為讀書會常常講到一些人名、書名講過去就不會再覆誦了，而且通常都是原文，可是他做的紀錄，那些原文通通都會跑出來，可見他不光是在做紀錄而已，其實他也有在讀書。當場，他可能只是用耳朵聽，可是回去爲了整理這讀書會的記錄，他是紮紮實實的又讀了一遍。所以他今年考上了清華大學的歷史研究所，這次讀書會要安排導讀人，我第一個就想到他，他就是一個見證，在讀書會當中得到了自我的成就，同時周老師也常常勉勵我們，我們在實行一個計畫或讀書會，當然是一個互相切磋琢磨並提升自我專業知識的機會，可是也是在這當中得到自我的成就，如果你在這當中得到了自我的成就，那就是最好不過的事情。我相信塔莉應該有這個感動，所以今天就請他來做個分享。

簡塔莉同學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現在念清大碩一的簡塔莉。我參加這個讀書會，是因為我自己想進來，因為我覺得在我們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的社教系，現

在改為歷史與地理系，在西洋史方面是很薄弱的，這點在台灣的各歷史系都是一樣的。在西洋史這塊，少人會去注意他，通常比較多的都是中國史。像我現在念的清大，也是偏重中國史。我說我想念西洋史，他們就說沒有老師能指導你，怎麼辦？所以現在我在念中外關係史，找有什麼可以研究的東西。我在這讀書會學到最多的就是老師讀書的方法，以前的我就是傻傻的，一本書拿來就是從頭讀到尾，畫個重點，就覺得讀好了，不知道怎麼去念。可是，因為做讀書會的錄音稿，就像剛剛張老師說的，老師講到那些人名，會很快速的就過去了，很多我都沒聽過。不像今天老師們都很好，會寫白板。以前沒有，以前老師都會覺得你應該知道，所以就這樣講過去了。一開始我覺得很痛苦，很多都沒聽過，那時候好像才大二大三，對這方面都很不熟悉，所以其實在做錄音稿的時候，找資料的時間比較多，所以說我一直念書，好像也沒念到，我念的都是額外的資料。查資料最常用的就是電腦，所以我現在 GOOLE 搜尋能力很好，這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再來，周老師一開始有問我讀書會讓你得到什麼？這次研究所考試有沒有用到？研究所考試真的就有出來，就是 Plutarch 的傳記體寫法有什麼優缺點，還有一題考希臘城邦，他就把羅馬地圖就給你，如果你可以畫出地圖是最好的，他的範圍在哪？看到那些題目真的很開心，就開始回想老師之前講的，把它寫下來。其實在讀書會，就是幫我省去讀西洋書讀物的時間，讓我可以專心其他的書。還有史學理論的部分，也是一般大學歷史系很少在碰的部分。其實，我有去聽周老師在台大上的課，周老師講的史學理論的部分我覺得有點偏哲學，一般人就很難去接受，像我在上周老師課的時候，我也是很痛苦，每次上完都還要去思考為什麼會這樣，所以每次星期五上完課，我都會有個固定的思考時間，常常就這樣，一路思考到家裡才想通老師到底講了什麼。再來我覺得來到這個讀書會，認識了很多老師，周老師和張四德老師，老師們的讀書方法、人生經驗跟價值觀，都會在這讀書會中分享。還有認識了朋友，像我在考研究所的時候，就有很多輔仁的學姐幫助我，都會給我建議的書目還有考試的方法，還會關心我給我加油打氣，讓我很感動。雖然現在進清大歷史有種進錯的感覺，因為他們偏中國史，所以自己就有點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覺。在加上那邊老師不像我們這邊的老師，注重大歷史觀，我們這邊就是全面性的，那邊的就比較喜歡鑽枝節末微。像我們那邊有個老師在研究唐代文官，那我就想說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就在想，有時候有見樹不見林，就太偏頗了。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大歷史觀，他對於我們的人生經驗，

還有在我們思考上，才不會讓我們受限，這樣我們才能有比較彈性的想法，這是在讀書會上可以學到的。老師，我的心得大概就這樣，謝謝。

張弘毅老師

我們謝謝塔莉的分享，接著我就把我參加讀書會的心得在這跟各位談一下。我參加讀書會的時候，正好是剛進去博士的時候，我還是研究生，研究生有個特質就是反叛。這是周老師常講的，張老師也有提過，要勇於反叛。歷史上，有很多很多傑出叛逆的身影，這些叛逆的身影，在<歷史的歷史>裡面都成爲了歷史上的一代宗師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代史家，像希羅多德，他就是一個叛逆的身影。在他之前，沒有人用他那種方式來寫歷史，在他之前，有荷馬，講歷史、講傳說、講神話，把它融爲一體，然後把他告訴一般的民眾，甚至有點像娛樂。在希多德之前，也有像赫西俄德這樣的人，就是寫<神譜>、寫<工作與時日>，一個文學史家的作品出來。可是沒有一個人像希羅多德這樣寫人類過往的事情，所以希羅多德等於是立了一個標竿，創造了分水嶺。對同時代的人來說，他就是一個叛逆的背影。而且他的叛逆是孤獨的，這是我們過去幾年在讀希羅多德，在讀修昔底里斯時，我個人的一種感動。假使各位是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希臘人，覺得你會比較想在一個半圓形劇場裡，欣賞一齣希臘的悲劇，或者是聽詩人在吟詠；還是你會想看希羅多德的歷史。我想希羅多德之前曾經做在那個半圓形的劇場，聽詩人的吟詠，聽希臘悲劇的演出，再聽合唱班，在唱伊底帕斯，可是曲終人散後，大家在散會的路途上談的可能是悲劇，希羅多德也就側身於人群之中，沒有人在講希羅多德，沒有人在講「歷史」。那個時節不是他的時節，他的聲名大噪可能要到後面，甚至到西塞羅注意到他，並對他毀譽參雜的時候。西塞羅說希羅多德是 Father of History 史學之父，一方面又說他的著作中太多的荒誕不經、太多不是事實的東西，也說他是撒謊之父。

所以，過去我們在讀這些西方的經典的時候，其實是讓我有機會去近身的體會，所謂希臘時代的生活，在那之前希臘對我來講，希臘只是教科書上的細節。就是如果你去讀某些人的西洋文化史的話，那講到希臘，可能就是希臘的歷史、希臘的哲學、希臘的史學、希臘的建築等等，一路讀下來就準備去考研究所。那你沒有機會，藉著當時人寫的那些東西去做歷史的想像。想像那個人在那個時代怎麼生活，他的作品裡面關切的到底是什麼問題，這是我參加讀書會，從我讀博

士班開始到現在，收穫最大的就是這些。你自己去讀那個原典，不要管教科書上寫什麼，你就自己來讀，你就會發現，你自己讀的東西很快的就會超過教科書上寫的。你會開始有疑惑，為什麼教科書那樣寫，事實上可能不是如此，這是讀一些經典所得到的經驗。

其實我想我們這個讀書會在過去的十四年當中，不是只讀古代的，我們也曾經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在研讀當代史學的作品。我們那個年代，應該是十年前，都是直接讀原文的，非常痛苦，可是收穫也不少。不但讀後現代的思潮，我們有讀一些跨學科的作品，我們也讀過查爾斯·提利，就是歷史社會學的作品，我們讀的是他的<<Sociology meets history 社會學遇上歷史學>>，這種書我們也讀了不少。所以我參加這個讀書會，在讀這些經典，一方面在這當代的思潮裡有些收穫，主要是，這幾年在讀這些古代經典有些感受。

我說的叛逆的身影，我有寫一篇小文章，那個想法就是在閱讀中得到的啓示。我們在讀希羅多德跟修昔底里斯到這 Plutarch，我就想，為什麼這些人會成為西方的代表人物，顯然他做了件前人不做的事。他重新去寫過去，寫的方式都跟前人不一樣，而且是有成就的，所以當研究生的人應該要有叛逆的勇氣，最好每次讀書會你聽到了，你就去存疑，並想辦法超越他。周老師也常常鼓勵我們去超越他，像他剛剛說的語文的東西，各位就讀讀英文，像現在各位身在這個好時代，應該可以在語言上做更多的突破。

我講一個故事，我在輔仁唸書的時候，我研究 John.Calvin 長老會的開山人物。研究計劃剛寫好的時候，要跟圖書館訂一些書，請他幫我進我需要的書進來。美國有一個學者他叫 William J. Bouwsma 他寫了一本書就叫<<John.Calvin>>。我大概研一下就訂了，到了研三口試結束了，終於書寄來了。1980 年代中葉，買書還不是很容易的，不像現在上網 click 一下書就寄來了。所以我想現在的研究生要超越我們，以現在的物質條件、客觀條件來講，是有更大的機會。你只要在書的資訊上，多做蒐集、多唸書，其實是很容易超越的，有時候超越不是真正的超越，只是你讀的書比別人多，你的資訊比別人多，所以你自然就超越了，這個是我參加讀書會的一種感受。

我們常說歷史是一門對時間，比較敏感的學問。我們讀歷史其實是可以觀察事物的時候，看到他的變與不變。我常常在觀察那個變；我自己也會觀察自己，當我大學剛畢業時，我的歷史思維是比較偏向所謂的 Scientology's History 就是科

學派的史學或者比較偏向實證的史學。可是，在我參加這個讀書會後，讓我在光譜上，由 Scientology's History 往另一邊挪移。總之，有些事情，在參加讀書會的閱讀後，你就會去思考事物總有他的兩面。包括剛剛周老師在白板上畫了許多光譜，那你就可以去思考，他不一定是對立的，但是事物總有他的兩面。有時候，我在教學上、寫文章上，因為這些年來參加讀書會的關係，我會慢慢有了些不同的體會。我可以舉個例子，以前讀希羅多德，就是把他當作西方史學之父來讀，結果一讀就發現他其實有些記載是有問題的。希羅多德雖然在書的一開始就說他寫這本書是希望依照事實來寫，不要讓這些人類偉大的功業，隨著時間的消逝而灰飛煙滅，但是大抵上來看，他書中還是很多荒誕不經的東西，頂多我們就站在他的時代，為他著想，他那個年代，依他的天文知識，對於自然界的理解，他會那樣寫也是情有可原。現在有很多事我們都還不明白，更何況是公元前五世紀的希羅多德，他這樣寫的話，你應該要給他一個同情的理解。

以前在讀書的時代，很容易就會去批評，希羅多德是荒誕不經的，就史學方法來看修昔底里斯是比他進步的，而這東西其實都是比較細節性並粗淺的。現在來說，我會比較注意的是，為什麼希羅多德會這樣寫，修昔底里斯為什麼要寫那個東西，他可以不要寫的，那他為什麼選擇寫。就像我們前年讀希羅多德的<<歷史>>，我們就特別注意到了，為什麼他特別將埃及獨立出來，我記得我們當時還討論過。希臘周邊也有很多不同的民族跟國家，為什麼他特別將埃及獨立出來做討論？有一個可能就是，希羅多德在上溯尼羅河的時候，他人在埃及，感受到埃及的偉大，感受到自己文明相對的渺小。也許是因為如此，所以他將埃及獨立出來寫。可是另一個可能，周老師剛剛給我們一個觀念，用空間帶動時間的歷史寫作，所以希羅多德是不是因為自己在空間感上有不同的感受，因此造成他在寫作上的不同。

我們在讀希羅多德的時候，我剛好讀到法國的一個人文地理的學者居然也談希羅多德。他說希羅多德的作品裡面，反應了古代這些寫手在空間觀念上的改變。如果我們去讀西方史學史，講到古希臘的歷史寫作，我們可以看到在當時有種作品很常見，就是像寰宇見聞錄這種書或者是民族風俗誌這種書。那寰宇見聞錄或是民俗風情誌，這種書如果你用空間去思考的話，就是一種點的觀察。他常常是一種點到點之間的描述，在空間上是點跟線的描述，但希羅多德顯然在這點上叛逆了。

所以我至少觀察到希羅多德有兩三個地方是叛逆的。第一個就是他寫作方式的叛逆，他不像荷馬那樣，把傳說神話加進來，他就只是要人的歷史，他不要神話跟傳說。他在記錄人類過去的形式上，他叛逆了。第二就是周老師所說的，他用空間帶動時間去寫作，這點他也叛逆了。當然最大的收穫就是，當你真正去讀一本書的時候，一本書對於一個人的描述就很真實的躍然於你的眼前。很多人都知道希羅多德<歷史>這本書，以前被翻譯成<波希戰爭史>。後來才知道其實他的書名就是叫<歷史>，可是多人都把它翻成<波希戰爭史>，你真正去翻之後你才發現，他並沒有全部在寫波希戰爭，他前面幾章都在寫希臘周遭的 barbarian，那些非希臘人。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想他為什麼要那樣寫，為什麼希羅多德不在第一章就寫波希戰爭是怎麼爆發的。希羅多德寫波希戰爭史，修昔底斯寫伯羅奔尼薩戰爭史，我們會發現西洋史的開端，都是以政治史、戰爭史見長。可是你去翻希羅多德的<<歷史>>，他前半段都沒在寫那場戰爭，他寫的是希臘人周邊的風俗民情，希羅多德的叛逆其實並沒有跟傳統絕裂。如果寰宇見聞錄跟民俗風情誌代表一種寫作的傳統的話，他顯然也沒有再跟傳統做一個明顯的切割，所以他是不是用傳統在鋪陳這戰爭的遠因？

我自己初步的想法是，希羅多德是要鋪陳出希臘人與非希臘人的不同，他借由寰宇見聞錄和民族風俗誌這種寫作的傳統，來顯示希臘人與其他地方人相同，也就是 Greek 和 bararian 的不同，因為我們後面就讀到了，他在解釋為什麼希臘可以打贏波斯，原因是希臘是自由民族，波斯是專制獨裁。他說因為希臘要保家衛國，所以大家都想打贏這場戰爭，而波斯只有皇帝一人想征服天下，只有皇帝一人想打仗，所以表面上看來，希臘的軍隊是 minority，波斯的軍隊是 majority，但就戰爭意識來說，波斯是少數的，只有皇帝一人。是不是他是用這種方式鋪陳，也就是其實他去寫希臘周邊的民俗風俗，包括寫埃及的山川、地理，一方面是叛逆，一方面是順著傳統來。最終不管他形式上叛逆，還是尊重這個傳統、沿襲這個傳統傳統。其實，他的寫作是要鋪陳，這個戰爭爆發的遠因，那為什麼會有這場戰爭？就是他要去保有希臘之道，這當然是希羅多德自己的史觀。19世紀有一個美國的文學家叫 Edith Hamilton 寫了一本書叫<<The Greek way>>希臘之道。我們借他的觀點來說，對希羅多德來講，波希戰爭意味著希臘人能保有他的希臘之道，就是照希臘人的方式生活，因為打贏了是照希臘人，打輸了就是波斯人。這可能是希羅多德寫作時候的一個史觀，是我們去閱讀這本書，去觀察到他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史觀。關於希羅多德這樣寫是不是對的，就不一定。就像希羅多德認為說，希臘是每個人都想打，因為保家衛國，波斯只有一個人想打，聽來好像真是的是這樣，可是讀到希羅多德的書時，會發現，其實在波斯人兵臨城下的時候，希臘有很多人都想投降的。希臘的執政官需要費力的說服希臘公民不能投降，甚至在戰爭開打後，很多活生生的人就死在你面前，很多人又開始動搖，都想投降。我記得我們當時有得到一個初步的結論，希羅多德這種寫法固然有自己的觀點，但他有意或無意間留下了不同的聲音。他並沒有把主張投降的人刪掉，他還是把那些情節留在他的書裡，讓我們知道並不是每一個希臘人都這麼神勇，投降者有之，想談和者有之。這大概就是我們讀經典的一個收穫，我想把這個收穫就藉今天這個場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地方講的不夠周延的，請周老師、張老師，以及各位師長跟同學，給予指教，因為在座很多人都有讀希羅多德，可能我讀到的是我的希羅多德，那我就分享到這，謝謝大家。

周樑楷老師

今天我們整個下來，同學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或者可以把你的想法說出來分享一下。

張弘毅老師

我們的網頁有開放留言，如果你現在不好意思開口，可以上網去留言。當然不一定要留在我們的網頁上，我們的網頁有一個友善連結，可以連到周老師那，大家也可以去周老師那裡留言。

周樑楷老師

這是我中學教科書的一個圖表，上面的圖表就是將羅馬人如何成為意大利半島上的主人的經過情形。你可以去判斷從最早期一直到大約 175BC 的時候，羅馬是透過不斷的妥協與聯盟，給的好處不一定是一樣的狀況之下，進行對外擴張。所以當羅馬的在不斷對外擴張，在羅馬境內不同區域的人，所獲得的公民權的權利，是不一樣的。從羅馬獨立，509BC 年之後，496AD 到羅馬共和結束，到帝國時代。最底下畫了一條虛線，那是羅馬一直在對外擴張到 180AD，我畫了條斜線表示再擴張。假使我們要看羅馬平民權力的消長情形，你可以注意從 509BC 到 201BC 之間，大抵上來說羅馬平民的權力是增加的，而增加的過程有

幾個重要的立法，在表格上是有寫的，可是從 201 年之後，羅馬平民的權力就開始下降。轉捩點就是在 200~201BC 這個時候，這關鍵就是在第二次布匿克戰爭的時候，當羅馬戰勝之後，羅馬就開始從義大利一個內陸國家變成了一個有殖民地的國家，就開始要往外設軍隊跟總督，可是也因為如此，外面的總督跟軍人，就開始奢侈浮華，相對的本地的農民的土地兼併就產生了，因為羅馬有這樣的一個情形，所以很多羅馬的史家都認為羅馬的衰亡，不是我們所謂的 476，他們認為羅馬的衰亡是在 200BC 的時候就開始，像 Tacitus 在寫羅馬史的時候，他其實是一個共和派的人，他懷念的是 200BC 以前的共和體制或精神，他認為羅馬在 200BC 之後就衰亡了，他就是在評論共和末期和帝國初期的政治。

我意思是，當你在讀羅馬史的時候，要注意這些史家是怎麼看待過去，是不是

懷念共和，要去搞清楚。還有，他們對於凱薩或者是奧古斯都的論點在什麼地方，就像他們有帝國與共和之分。所以各位如果掌握這個，就可以比較看得懂，其實看羅馬史不是要去背什麼時候頒布十二木表法，其實你要掌握的是那個大的趨勢，看出大的趨勢你畫出線條出來的話，再去看，你可以看出史家的什麼。所以各位看 Tacitus 的<<編年史>>，細節的部分看過了就算了，要懂得去抓住大方向。那我就先報告到這，謝謝大家。

第 3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14:00-15:30

參與人員：如附錄

【會務報告】

14：00-14：10

張弘毅老師

各位師長、各位朋友，午安！今天是讀書會第三四次的聚會，上次讀書會因為時間的關係沒能讓黃德宗老師做閱讀經典作品心得的分享。所以今天我們的第一場，請黃德宗老師以及輔仁大學的研究生，為我們做的<<編年史>>的導讀。下一場次，我們是請張四德老師跟柯景祺老師，為我們做導讀。現在我們就把麥克風交給黃老師，大家掌聲歡迎張老師。

【第三場次】

14:20~15~40

主持人：黃德宗／現任板橋高中歷史教師

主講人：黃德宗／現任板橋高中歷史教師

陳振璋／逢甲大學碩一生

房育全／輔仁大學碩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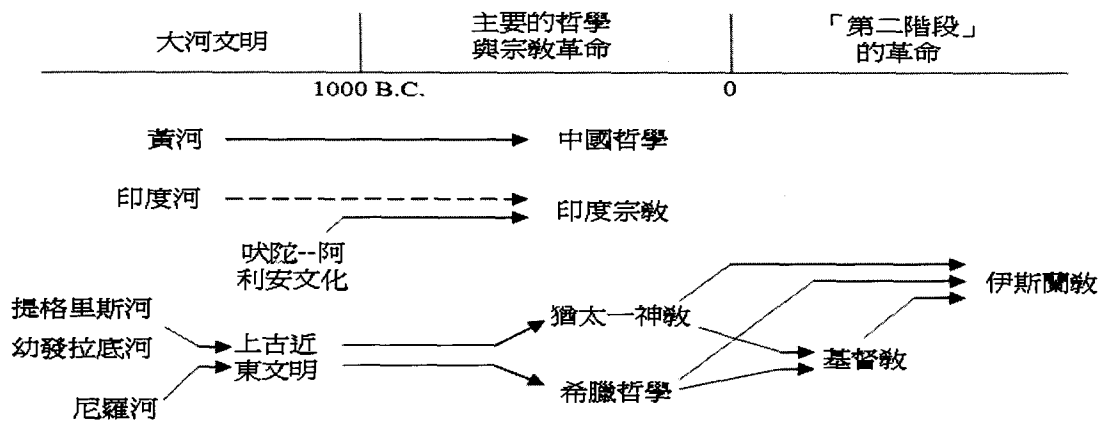
主 題：心得分享

塔西佗<<編年史的>>的導讀

黃德宗老師

14:20~14:40

各位師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參加讀書會之後，讀了好幾本書，今天我就拿 Herodotus<<The Histories>>為例子。我在教學設計、網路搜尋資料，以及參照其他書的時候，都會回來跟這本經典做對照。想像力會隨著擴大，就是在教學設計、寫論文的時候，思考範圍在深度、幅度、廣度上就大大的拉大。以我的經驗來說，真的要念過去的經典，再回來現代看這經典你才知道人家用這經典來做什麼。



這圖表是翻譯自書中的圖，如果將希羅多德談論的民族史、宗教、文化等等，確實的資料來對應這張概念圖的話，就會相當的清楚且實在。

接著，我發現，在台灣已經有波蘭記者瑞薩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所寫的<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Travels with Herodotus>的中譯本。希羅多德這本原典的書對西方人的影響，已經不只是研究歷史的部分，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有摘錄書中，我覺得我受益良多的話，希羅多德<歷史>書寫的3條原則「以先後順序來判讀和定義」「人之幸福不常存於一人、一時、一地。」「任誰都無法逃脫其宿命，神明亦不例外……」「希羅多德活在二個時代交會之際……」

這個是在網路上意外的收穫，電影「英倫情人」，原著小說(1992)是「The English Patient」。人物取材自 Count László de Almásy 探險家考古「The lost army of Cambyses」。在電影劇情中，兩位女角色朗讀<歷史>的場景與 Candaules and Gyges 狎邪故事交叉。<Candaules and Gyges>就是希羅多德書裡的故事，故事是：「Candaules, King of Lydia, Shows his Wife by Stealth to Gyges, One of his Ministers, As She Goes to Bed」而19世紀的裸體畫家 William Etty(1787 - 1849)將此場景描繪出來。(參見下圖)就教學上來說，一張圖，是可以連結一個時空，進而去深入了解的。



在柏拉圖《共和國》第二卷中，有一個故事〈Ring of Gyges〉談論到 political secularism(政治世俗化)：The Ring of Gyges is a mythical magical artifact mentioned by the philosopher Plato in Book 2 of <The Republic> (2.359a–2.360d). It granted its owner the power to become invisible at will. Through the story of the ring, *The Republic* discusses whether a typical person would be moral if he did not have to fear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actions. 柏拉圖用這個故事表達，如果一個人不用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話，他還會不會有所謂的道德。如果沒有讀希羅多德的《歷史》，就沒有辦法將政治世俗化與哲學突破兩者相連接，進而無法領會柏拉圖所處的年代政治的倫理是什麼樣子。

在希羅多德《歷史》裡的政制辯論 constitutional debate：Otanes 主張多數統治、平等參政，非難君主政治。Magabyzus 贊成菁英式寡頭政治，反對庶民政治。大流士 Darius：推崇君主政治，嚴厲批評寡頭政治。這是摘錄自，周樑楷老師所編的教科書。我們有再去對照洛斯教授，對於這個故事的見解，他認為大流士因為時代背景的影響，所以用一種 shopkeeper 的商業經營手法來管理國家。

參加讀書會，最大的收穫就是，他會給很多機會去閱讀你沒有接觸過或者你

讀過的東西，把各種不同領域的資料，都串連起來做個知識的整合。以上我的心
得就到這，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陳振瑋同學

14:40~15:10

各位師長、朋友好。開導讀之前我想帶大家回顧 Tacitus 的獨白，我自己很清楚，我已經敘述的和我下面要敘述的許多事情看來也許都是無關緊要的、值不得記述下來的小事情；但是不應當把我的編年史和人們編寫的羅馬人民的古代歷史等量齊觀。他們所談論的題目是，大規模的戰爭、遭到猛攻的城市、被打敗或是被俘擄的國王；他們說的是國內的事情，那就是執政官和保民官之間的不和、土地法、穀物法、貴族與平民的決鬥等等。但 Tacitus 要說的不是這些，他接著說，可是，揭開這些事情的表層像裡面看一看並不是沒有益處的，因為些事件在最初一看時似乎是毫無意義的，但他們往往引起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一連串殘酷的命令、接連不斷的控告、被出賣的友誼、被殘害的無辜者、導致同樣後果的各種不同的案件，到處都是惹人生的單調乏味題材。接著他講出他書寫的目的，很少有人生來就能辨別什麼事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有益的、什麼是有害的。大多數的人都是通過別人的經驗得到教訓的。

看完半本編年史之後，大概可以想像塔西佗所處的年代，他所要描述的表象是無聲無息沒有骨氣的元老院（Senator）、無之無能在窮苦邊緣的公民（Plaebian），從奧古斯都以來的新秩序，創造出的是虛位和專制的皇帝（Imperator），所謂共和秩序下的自由消失。羅馬土地擴張帶來的土地兼併，造成貧富嚴重不均。人們內心的貪婪與猜疑，這些都是 Tacitus 筆下一世紀的羅馬。

從中，我發現了很多有意思的題目，像羅馬人的法治觀念、法律程序、各密文化、貴族的感情出軌、Tacitus 的歷史智慧、及情緒，Tacitus 筆下的戰爭鏡頭等等。我今天就挑兩點出來談，一個是 Tacitus 的情緒，一個則是他筆下的戰爭。

當理念與現實相互衝突時，人們會如何反應跟表達？Tacitus 抱持著共和的理念，而他的理念卻與殘酷的現實相互碰撞，所以我要找的就是 Tacitus 在現實與理念碰撞時產生的情緒。但在書中第二頁，第一張末尾 Tacitus 寫到，我下筆的時候既不會心懷憤懣，也不會意存偏袒，因為實際上我沒有任何理由受這些情緒影響。無疑的，這句話說明了我現在根本多此一舉。但我對於這句話是存疑的，雖然 Tacitus 常常旁引其他角度的觀點，看似客觀、不偏廢、不守成見，如此的平鋪直敘，但這有可能是一個誤導。因為我們都清楚每個人在寫作時，都一定會

有自己的立場及看法。我們可由立場與落差的現實中含蓄的吐露、在一連串的事件中，他的整理、他放入了一些如小說般的對話，或在情節接續上有書信的實證、或者解釋當時人們內心的想法，所不時冒出經典的警世小語，窺探他的情緒。我們難以想像多數人面對著落差的現實—除非他們是已經放棄心靈沉淪著，過著無感的生活的人—能抑制自己受到壓迫的情緒表達。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Tacitus 不是一個無感的人，他是一個十分纖細敏銳的人。他是曾經歷失去自由的年代，但事他不放棄自己所堅持的理想，那我們何不觸碰他的內心世界？

S. P. Q. R. 在那裡的統治卻由權貴之間的傾壓和官吏們的貪得無厭而得不到信任；法制對於這些弊端也拿不出什麼有效的辦法，因為暴力、徇私和做為最後手段的金錢早已把法制攪得一塌糊塗了。這樣的敘述似乎只是在陳述事實，但如果我們套入他的立場，這些句子看起來就像在悲嘆。這時除了對日耳曼人的引人注目的戰事外，別的戰爭都結束了。…年輕一代的人都是在阿克提烏姆一役中出生的。甚至老一輩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在內戰時期誕生的；剩下來的人又有誰是真正看過共和國的？這句話就是 Tacitus 對世代、時間流逝且共和不予人之感嘆。世界的局面改變了，渾厚淳樸的羅馬古風業也蕩然無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經成為陳舊過時的信念，所有的人眼睛都在望著皇帝的敕令。這句話就是他的理念與現實衝突時，所產生的不平的情緒。這句話可能就激烈一點，一個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虛偽，越是急不可待地想當奴才；Tiberius 不管做什麼事情，總是要執政官先提出來，彷彿過去的共和國依然存在，而他本人還不能肯定是否應當掌握大權似的。之後的敘述多有諷刺 Tiberius 的虛偽之嘲弄，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出，他對這個皇帝是很不滿意的。在屋大維過世後，在潘若尼亞就發生兵變。兵變並不是什麼新的不滿，無非是新皇帝的繼承給了他們一個幻想：他們可以不受懲罰的為非作歹，並且有望在內戰中撈一把。這些語句中彷彿可以看的到 Tacitus 對他們行為的不齒。…羅馬人所愛的人物都是活不長久，沒有福份的阿！這是在感嘆日耳曼尼庫斯。在日耳曼尼庫斯死後，羅馬平民曾講：「共和國垮了，一點希望也沒有了。」我相信這句話是 Tacitus 刻意安排的，因為這句話相當符合他的心境。雖然這也有可能只是一個偶然。

接著，我們要談的是 Tacitus 筆下的戰爭。由於時間的關係，我會刪減一下內容。今日，戰爭實況大多來自影像的詮釋，而兩千年前的 Tacitus，仍然依賴口述與文字的傳述。在<編年史>的前半本，戰爭的畫面可能不如元老院議事、貴

族間的鬥爭，來的重要，但在僅有的內容中，還是可以看到文字表述的生命力。

在與日耳曼的阿爾米尼烏斯的武裝衝突，期望、貪欲和領袖人物之間不同意見使得日耳曼陣營同樣也很混亂。阿爾米尼烏斯的意見是先讓羅馬人出來…。因集奧美路斯則主張使用蠻族喜歡的那些更加激烈的辦法。這不但呈現出我方的戰略跟想法，也呈現敵方那頭的內心想法。我想這部分，可能是因為抓到敵方俘虜，或是 Tacitus 本身根據軍方資料所做的猜測。

以上，是我這次的報告，不好意思超過時間。

房育全同學

15:10~15:40

大家好，首先感謝上一位報告者的報告。在他的報告中，有很多觀點我也有引用到，就請大家不厭其煩的聽我的報告。在看完編年史的部分之後，我開始看《<<歷史的歷史>>》一書，個人相當欽佩布羅的寫法，他把 Tacitus 分析的相當透徹。很多我看完《編年史》一書後，有一點感覺的部份，讀完《<<歷史的歷史>>》後，我就完全理解了。所以我講的部份如果有跟書中內容相似的部份，那必然不是巧合，而是真的援引自布羅的觀點。

Tacitus 所處時代，是西元 55 年？到約西元 117？，Tacitus 生於尼祿即位初年，少年時經歷了四皇帝之爭。《<<編年史>>》一書描寫羅馬帝國的時間為從奧古斯都死之前到尼祿死亡。《<<編年史>>》的篇章有，堤貝里烏斯(西元 14-37)、卡利古拉(西元 37-41)、克勞狄斯(西元 41-54)、尼祿(西元 54-68)、四帝內亂(西元 69 年)、五賢帝(西元 69-180)、尼祿(西元 54-68)，Tacitus 的過世剛好是西元 117 年五賢帝的圖拉真過世。我們目前讀的前半部分，只讀到卡利古拉。Tacitus 生前完成的著作有《<<阿古利可拉傳>>》、《<<日爾曼尼亞日誌>>》、《<<關於演說家的對話>>》、《<<歷史>>》、《<<編年史>>》。《<<編年史>>》成書確切年代難以確定，大體上在 115-117 年間，也就是 Tacitus 的晚期，五賢帝的年代。《<<編年史>>》一書其實是殘佚的，所以現存《<<編年史>>》一書大概十八卷。

閱讀這本書的主要發現有兩點，Tacitus 撰寫《<<編年史>>》的時，所使用的材料：第一是有官方檔案的運用；第二，是將傳言、流言列入紀載。第一有官方檔案的運用。《<<編年史>>》一書中很多政治人物的發言，這些應該是 Tacitus 因為元老院議員身分能接觸到的。這點沒有 Tacitus 自己的說明，不過根據對羅馬歷史的研究。他應該是出身於騎士階級，受過良好教育，並曾擔任過執政官與總督等職務。從這些地方可以知道，他能看到官方檔案，並且也是羅馬帝國體制內的一

員。再者，羅馬官員們在完成任務後，會寫報告送到元老院，像元老院進行任務報告。當元老院做出決議後，就會有專門的朗讀官進行公告。所以我相信<<編年史>>一書有關政治的內容，都是有參照官方的檔案紀錄。就像凱撒的<<高盧戰記>>的成書研究中，就被認為有可能是凱撒在任總督時的年度報告彙集整理而成。第二，有使用當時的傳聞與流言。Tacitus 有引用目擊者的證言，當時人的回憶。回憶的運用也包含著對當時傳聞與流言的紀錄(Annals, III. 16)。但 Tacitus 也舉反面的例子，杜路蘇斯的死是因為提貝理烏斯的猜忌(Annals, IV .10)，來說明流言過度誇大而不可信。Tacitus 舉出這個例子說明，流言並不盡可信是要有所取捨的。可以顯示 Tacitus 學養上的嚴謹，Tacitus 也說：「我所引用最多的是當時最多的、也是最可信的那些權威作家的作品。」

接著，我們就探討 Tacitus 為何寫<<編年史>>。在書中他並沒有直接的提起為什麼，所以下都是我的猜測。卷一的部分，寫到奧古斯都即位後，阿諛奉承之風就盛行起來，歷史學家就不敢動筆了。而經歷這些暴君的歷史後，人們是餘怒未消的憤恨情緒，而 Tacitus 給自己下的立場是，寫作時，既無偏見也無熱情。那為何他要寫呢？我們可以從前面的生平窺探，Tacitus 一生中經歷了多個皇帝。他少年時期經歷了尼祿的暴政與四帝內亂時的混亂，以及五賢帝時的盛世。<<編年史>>一書成書於 Tacitus 晚年，那時正是圖拉真在位時，是羅馬帝國最鼎盛的時代，安全、強盛又富裕。那為什麼要寫<<編年史>>一書，<<編年史>>一書時從奧古斯都死之前到尼祿死亡。是共和結束邁向帝國的開始，Tacitus 感慨的說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內戰時期誕生的，剩下的人又有誰真正看見過共和國？從第一卷的內容可以看到，帝制的來臨，共和精神的消滅。暴力、金錢破壞法制，元老院也卑恭屈膝的奉承。渾厚純樸的羅馬古風已蕩然無存，政治的平等已經成為過時的概念，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望著皇帝的敕令。一個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虛偽，也就越急不可待的想當奴才。和平建立起來了，卻是血腥的和平。從這裡看到 Tacitus 理性思維的展現，他質疑、抨擊這些道德的墮落，共和精神的淪喪。〔Annals, I. 3〕前六卷中記載的提貝里烏斯，傳統史家因為 Tacitus 的記載而對提貝里烏斯批判，認為 Tacitus 是上帝之鞭，對往後的暴君都有警醒的作用。真的是這樣嗎？從<<編年史>>一書中提貝理烏斯並不是昏君，他生活簡約、不露鋒芒，而且慷慨。提貝里烏斯慷慨的美德持續終身未消失。書中從有說到，元老院想為其設立祭壇，因為在羅馬從奧古斯都以來，皇帝就等於是一個神的存在。而

提貝理烏斯拒絕了這個提議，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只是個凡人。而且在提貝里烏斯的時代，羅馬是強盛的，中央政權強而有力。但爲什麼 Tacitus 對提貝里烏斯嚴厲的批評，因爲 Tacitus 注意到此時的名不符實。提貝理烏斯雖然名義上只是第一公民，但實際上卻已有皇帝權力。政治體制上皇帝不是皇帝，而元老院也是虛設。而在提貝理烏斯正常的外表下，其實是內心道德敗壞的表現，內外並不合一。對元老院議員的批判也是，書中看到很多關於元老事情的記載，<<編年史>>一書都圍繞在元老院記載中。看到諸多議員道德的敗壞，違反禁忌，迷信與充斥著密告。會覺得這時代是相當糟糕的，而更加恐怖的是，這時的每個人卻都高喊著自由，口頭都提到過往的共和精神。這更是一個表裡不一的象徵。他那自由的幌子打扮的越漂亮，只說明他將產生更加可憎的奴役。公元 27 的意外火災，造成慘重的災情。在那些日子裡，羅馬的景象儘管十分淒慘，但是還能令人聯想到我們祖先的那些做法，她們過去在大規模的戰役之後，對於負傷者是從不吝惜給以贈賜和照顧的。這些就是 Tacitus 對共和精神與過去道德的懷念。

接著我引用布羅所講的，在<<歷史的歷史>>P151，第二段。從這些我們可以發現，Tacitus 是個嚴厲的道德批判者，他抨擊極端的邪惡、坦率的指責個人、羅馬元老院、群眾與皇帝：諂媚、惡意、猜忌、刺探與誣陷、暴亂與殘酷。……。Tacitus 認為偽善是奧古斯都體系的固有之物，而這個體系保存的是共和時代平等主義的外觀，他實際上只會增加而非減少奴役的恐怖。

最後我所要補充的是，Tacitus 困惑羅馬帝國精神淪喪的景象，也憂慮未來可能產生的混亂。但 Tacitus 卻沒有自己做出解答，而問題的爆發與終結是在吉朋的時後獲得解決。吉朋在一千五百年之後，他對整個羅馬帝國做一個回顧，他接續了 Tacitus 羅馬帝國未來發展。他們都同樣看到羅馬帝國的崩壞，是因爲道德與共和內部的腐敗。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99 學年「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4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 15:50-17:20

參與人員：如附錄

【第四場次】

15:50-17:20

主持人：張弘毅／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主講人：張四德／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柯景祺／現任中山女中歷史教師

主 題：<<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第五章
<<Tacitus and the Tacitist Tradition>>第一部分
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的導讀

張弘毅老師

我們下午的場次就由，輔大歷史系的張四德張老師，和中山女中的柯景祺柯老師，為我們做報告。張老師報告的部分是有關 Tacitus 的歷史寫作，結束之後，柯老師要報告的是 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的第二部分。請掌聲歡迎張四德老師。

張四德老師

15:50~16:15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好！今天我就將 Tacitus 的史學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報告主要是<<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這本書，這本書專門對古代經典史家的作品，做了一個很好的重新解讀。所以我今天的報告就是，這本書的作者談論 Tacitus 的部分。嚴格說起來，這章節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從 Tacitus 的作品看他的史學，例如他所使用的材料、方法、整體架構等等；第二部分，他談的是 Tacitus 過世之後，到什麼時候他的作品才開始受到重視，或者說人們何時又開始對 Tacitus 的作品感到興趣，也或者說大家何時開始引用且互相批判。這個時間點大致上是在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之間，這時各個重要史家跟一般人民紛紛開始閱讀 Tacitus 的書並且互相的批判。可能大家會好奇的是，為什麼 Tacitus 是在那個時間點被受到重視。這就是我們第二部分要探討的，我會在下一次報告。

用現代史學的眼光來看，一個歷史著作我們最先注意的，在於它是不是 researcher、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家在 research。首先，第一個考慮的是資料。

就這一點來說，Tacitus 的資料一直都具有爭議性。在 Tacitus 的一些作品裡，他論及很多元老院的事情，所以元老院的 document 以及一部分就是 city journal 裡有關羅馬的記載，照理說應當是他要直接引用並深深依賴的資料。可是，實際上並不盡然。作者在文章中就有舉例，比如像談論 69AD 的時候，Tacitus 的說法大致上有參照元老院的記錄，但除此之外，作者還把 Tacitus 跟 Plutarch 及 Dio 這兩位史家比較之後，也發現他們說法大致類似，所以顯然他們用了相同的資料。可是在《Annals》裡面，Tacitus 所用的資料就跟別人的不太一樣。例如，在 15AD 的時候，有執政的選舉，這整個過程在 Tacitus 的《Annals》裡面，沒有任何記載。再來，就是有關一場演講，作者也覺得 Tacitus 沒有參照原史資料。例如，作者說有個叫 Claudius 的演講詞，跟元老院的資料是不符合的。因為在 Tacitus 的記載中，Claudius 演講地點是在元老院演講，在演講中遭到批判，之後就被處死。可是作者說這一件事情卻跟元老院的資料不符合，顯然是 Tacitus 有問題。作者說 Claudius 其實在被元老院審判前，就已經死了，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接著，作者又舉了個例子，Tacitus 認為 Augustus 是最早提出羅馬神聖疆界觀念，也就是最理想的疆界的人，可是作者說根據各方面的證據顯示，Augustus 並不是最早提出來的人。根據作者的考證提出這個天然疆界的人應該是介於 Augustus 跟 Tacitus 之間的人。假如這些出入都不是 Tacitus 所故意造成的，那 Tacitus 究竟依據什麼寫出這些事情？這問題的核心就是因為 Tacitus 依賴的不是我們所謂的 document，而是文學作品。

這點，就牽涉到以文學作品做為史料的問題。作者在書中說我們不要把 Tacitus 當做一個史家，而把 Tacitus 當成一個 writer 會比較好。Tacitus 為什麼沒有參考元老院的 document 呢？因為對於當時的人來說，他們認為有社會地位的前輩都這麼寫，我就可以去信任他，這是他們當時的寫作風氣。問題是出在這裡，所以當我們拿現在的歷史傳統，也就是一定要追溯到第一手資料的傳統，去批評 Tacitus，作者認為太苛刻。可是，在現代，Tacitus 引用的作品都已經佚失，造成我們無法追溯。但不管如何在 source 的部分，有一部分是他本身有問題，而有一些則並不全然是 Tacitus 的錯。

再來，作者認為 Tacitus 就史學方法來說，Tacitus 自己知道他並不是再創新一種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像 Thucydides、Polybius 他們都認為他們開創了一個新的史學方法。作者說 Tacitus 本身認為，他只是承襲以前希臘羅馬的傳統。Tacitus

很清楚以前有這些寫作方式，比如說 Biograghy、Ethnography，還有一些討論羅馬衰亡的部分。作者覺得 Tacitus 有一點還不錯的地方，就是別人開創歷史方法的時候，都是使用單一的方法。而 Tacitus 會混合使用，所以處理問題的時候，他不是用一個方式。比如說他在處理<<Agricola>>他岳父的時候，他是用傳記、民俗誌及歷史的方式；而<<Germania>>主要的是政治的跟民族誌。另外，Tacitus 寫作著眼點也沒有非常確定是放在貴族還是一般百姓。所以在<<Historise>>裡面，Tacitus 重視 soldiers、provincials 和 crowds。可是，在<<Annals>>裡面，重視 Emperors、generals 或是哲學家等等。這些都表現出 Tacitus 有他自己的風格。

接著，作者進一步指出 Tacitus 處理問題的方式，不夠深入。比如處理<<Agricola>>的時候，應該要談及羅馬對於 Britain 的影響有多深，但 Tacitus 卻沒有深入的去寫。再舉個例子，在 Tacitus 真正開始歷史著作寫作之前，想要了解羅馬行省的時候，作者也認為他應該要再繼續深入的研究，可是 Tacitus 卻也沒有如此。所以就歷史方法的角度來說，作者認為 Tacitus 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我們來談 Tacitus 的主題。作者認為 Tacitus 的主題，用中文說「既不是相當有成就，以不是相當的創新」。就像 Tacitus 在<<Historise>>裡面談 tyrant 的時候，Tacitus 會提到一般民眾是不負責任，而上層則是貪污舞弊的，可是真實情況是如何 Tacitus 沒有細講。而除了這個地方之外，Tacitus 所提的 tyrant 跟之前希臘的 tyrant 有什麼差別，作者說覺得 Tacitus 應該要做一個清楚的劃分。

最後，我們看到 Tacitus 的歷史架構是非常有問題的。Tacitus 相當喜愛羅馬，關注的是羅馬的 honor、羅馬對外的侵略戰爭有沒有獲勝，以及羅馬如何拓展疆界。這變成 Tacitus 歷史批評的一個 criterion，因為 Tacitus 認為羅馬在平定行省也就是擴展疆界是理所當然且一定要勝利的。Tacitus 也在此表現出一些個人的喜好，他最討厭希臘人、猶太人，也不喜歡基督徒，其次小老百姓。再者，Tacitus 雖然在當時批評 Emperors，可是很少徹徹底底的去質疑 empire 這個組織，以及他們基本的權力是否合理。Tacitus 真正的目的是想要揭露帝國統治的特質，例如格調低、虛偽和殘忍。

雖然 Tacitus 批評 tyrant，可是其實他很清楚這就是一個現實狀況，Tacitus 不滿意也只能說，tyrant 的制度的延續造成原老院的嗜貪—甚至比 Britain 的酋長更是惡劣—和人們隨時要去取寵、去討好別人，就放棄自由。Tacitus 用這比較

表達他對羅馬體制的不滿，身處這樣的時空之下，Tacitus 越來越悲觀，他認為帝國變成表裡不一的國家，變得沒有未來可言。所以，Tacitus 在講述故事的結尾都是不好的，Tacitus 想表達，因為羅馬整個體制的敗壞，使得沒有一個故事有好結果。Tacitus 感到無奈的是他不喜歡 tyrant，可是卻不能去批評，所以他只好接受 tyrant 這制度，也為自己的國家辯解，羅馬不是唯一腐敗的例子。因為他的鬱悶，Tacitus 只好找一個「fairy lands」，也就是一個他心目中理想的國度。而這「fairy lands」就存在於 primitive Rome 和 barbarian land，Tacitus 認為甚至蠻族都比現在的羅馬好。

就史學本身來看，其實 Tacitus 不是一個我們今日定義的歷史家或是哲學家，他只是一個身處 empire 體制下無奈的作家。在語詞之間，他是具有批判性的，另一方面來說，他對於 human nature 還心存希望。Tacitus 還是希望喜好自由，有勇氣、很坦白的特點，能再次回到羅馬的帝國境內。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結束。

柯景祺老師

16:15~17:20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午安。剛剛聽了兩位同學跟張老師的報告，我發現他們已經很深入的去探討 Tacitus 書中內部的部分。如果我們不清楚 Tacitus 所處的時空背景的話，我們在這些細節的觀念上就很容易產生疑惑。我今天要談的是 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我注意的是他的歷史脈動，以及當時的史家所存的現實意識是什麼。剛剛的報告都有提到 Tacitus 身處的羅馬，是一個極端墮落的時代。在這樣的時空的背景下，Tacitus 對這時代有什麼樣的認知，以及他希望回到什麼樣的時代。

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第二章羅馬的部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曲解作者的原意，但我還是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我覺得 John Burrow 所選出來的史家，所呈現出來的，應該不是一個保守的時代。他在對羅馬帝國之前那段光榮的時代，是很思念的。相對於他所處的時代，就相當的不堪。所以到最後所有史家的結尾，都是以羅馬走向落沒做為收尾。很多史家都預測了羅馬不光明的未來，他們看見問題的癥結並提出，但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提出問題的解決的方法。我等等播放的影片是 Discovery 講述羅馬的興起與沒落，中間有一段是談到李維為何寫<<羅馬史>>。所以我們先欣賞這段影片，影片結束後，我再來做一個分享。

影片欣賞 10 分鐘，大綱介紹：李維比 Tacitus 早面對這個現狀，他想要去探討對於羅馬最好的方式是什麼，所以他從羅馬建成的時代開始去了解。可是他發現，結果並不如他的預期，因為羅馬當初建成時就已充滿暴戾之氣。

李維寫<<羅馬史>>是想要找回羅馬以前的榮耀，當他去研究羅馬建成的故事時，他發現在建成時期，就已充滿暴力，反映在當時他所身處的羅馬也確實是如此，影片中也說到這似乎是不可逃避的宿命，他們真正內心的期盼的是，最初個人為國家犧牲、擴張版圖的共和時期，而 Tacitus 的想法也是懷念那美好的過去，但他很清楚羅馬回不到那個年代，李維希望藉由奧古斯都，來改革重返羅馬的榮耀，讓他變得更好，雖然帝國時代充斥著虛偽、權謀，但其實帝國時期的和平盛世，是得以慰藉他們的。剛剛張老師在提 Tacitus 的時候，說到我們對一個歷史著作的評鑑標準是他是不是 researcher，以及他的 source 是否真實。

我們現在就回到<<歷史的歷史>>，羅馬從波利比奧斯開始，歷史就走向實用跟普世，也就是具有目的性，他不斷的去批判現階段充滿暴力現狀，他的目的是用歷史去呈現道德的思維，或者是重整道德。這種實用性的歷史，會以他的假設立場為前提，去使用史料。這就有可能會造成史料的曲解，可是相對的，他會達成他的寫作目的。在這整篇的羅馬的歷史裡，他認為歷史的主流是呈現一種真實，唯有真實當中才能得到教訓。第二點，他一開始就說，要找到一個歷史的潮流，在波利比奧斯之後就是一個羅馬時代的來臨，在之後的發展他們著重在通史的敘述。羅馬的時代的重要特質，一個是強調實用性，一個是普世的歷史，而這普世我認為就是一個通史。通史就要看到每一個歷史的轉折，所以他把第二次 Punic Wars 當做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他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他要去找到羅馬由盛到衰的關鍵點，這才能看到當時羅馬所處的環境。

波利比奧斯他就認為第二次的 Punic Wars 是就是一個關鍵期，他分析出羅馬人可以把漢尼拔擊退，關鍵就是他所強調的道德特質，而不是武力上的因素。對於羅馬從帝國以後，道德的墮落、貴族的奢華、群眾的散亂，所造成的羅馬的動亂，他們感到相的憂心。

在第二節，薩魯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在他兩篇重要的著作裡，就有提到羅馬內部走向衰亡的開始。第一篇著作是北非殖民地的戰爭，對象是努米底亞國王尤古爾塔（Jugurtha），此次戰爭造成內部鬥爭的開始。後來尤古爾塔回到羅馬後，他發現他可以用金錢收買元老院的任何一個人，所以他才會說羅馬是

一個待價而沽的城市。第二個，他提到了卡提里納的戰爭，用武力推翻執政單位。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這件事就成了羅馬內戰的導火線。透過這兩事情，來解釋羅馬由盛轉衰的原因。所以薩魯斯特所看到的共和的時代，就是一個道德衰微、奢侈、貪婪和被破壞到極致的廉潔美德。在這章節中，我們會不斷的看到這個論述。

李維關注的是羅馬的性格，而不是羅馬人的體制。他的強調歷史可以藉由實例來當作道德的教誨。這本書裡，作者寫道李維的筆法相當生動，他筆下的歷史是充滿感情的，他用各種人物的故事，去張顯那個時代的氛圍。他裡面特別提到，歷史是藉由實例來做道德的教誨。他就有提到兩個例子，的一個就是 Brutus，他爲了讓共和穩定的發展，處決了兩個陰謀復辟的兒子。第二個就是華盛頓常引用的 Cincinnatus，他幫助羅馬人解決危機後，就功成身退的例子。他用這個例子來警示或建議，當時的人去仿效或借鏡。他也提到，對羅馬當時而言，最重要的兩個危機。第一個就是奢侈品，羅馬人對物質的享受太過奢華。第二就是對於異教的崇拜。

在書中 151 頁的地方，作者有將李維跟 Tacitus 做比較，其實他們兩個都有共同的目的，Tacitus 語氣更加的強調道德的教誨。後來，還有討論到李維是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或者是一個崇古主義者，這作者沒有提出一個解答。但我認爲李維是肯定那個社會現狀的，不然他不可能將希望寄託在奧古斯都身上。他只是對當時的社會現狀感到憂心，所產生的一種想法。在過去的羅馬，雖然貧困，但是是美好的、知足的；這與他所處的現狀完全相反。他追求過往，雖然現實讓他覺得不可能，但他還是保有希望。再下一節，他談從內戰到專制的三個例子。Plutarch<<希臘羅馬名人傳>>，阿庇安<<內戰>>還有卡希烏斯·狄歐<<羅馬史>>。這些都是一樣的，都是對當時的現狀相當不滿。

從開始到現在，我自己下了一個註解，對於帝制，當時史家是反對的，但對於共和晚期的內戰爲國家帶來的災難相比，他們寧願支持屋大維的帝制。雖然，他們很明白，屋大維是假公和之名，行帝制之實。

後面的部分提到 Tacitus，剛提到的羅馬的歷史是實用性的，而且是具有羅馬觀點的羅馬史。Tacitus 只寫到 69 年，他認爲那是一個墮落的年代，他形容的是羅馬就想發生一場道德的瘟疫一樣，形容當時的政府是一個合法的暴力集團，腐敗到完全不像羅馬人。所以他是矛盾的，他身處在腐敗的社會，但是他肯定帝

國所帶來的和平跟穩定。他這個矛盾也沒有去解決，他只是認定現狀。

在最後那一節，是寫到一個猶太人約瑟夫斯談論猶太人的叛亂。約瑟夫斯認為猶太人不應該強硬的手段去反對羅馬，他認為這麼做對猶太人的未來並不是正面的。他認為這些宗教狂熱者這麼做，反而會給他們的族人帶來更大的災禍。我覺得這個部分，跟我們探討的東西好像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到最後的異教徒的史家，是寫到君士坦丁的時代，他也是覺得那個時代充滿恐懼。皇帝會用各種手段，使人民心生畏懼，就像史達林統治的氛圍是一樣的。因為充滿恐懼，所以真正的人性就會充滿了自私而無法彰顯。

從最初開始，都在強調共和的美好，傳統價值的美好，到羅馬衰微的這段期間，就是道德的衰微，這是一條完整的線。最後，這本《歷史的歷史》所引用的作者，他們都肯定共和的精神，對於帝國的制度，他們都抱著很大的疑問，也認為這樣的制度無法為羅馬帶來一個美好的願景。他們的論點一直從共和晚期討論到帝國結束，從來都沒有終止。從羅馬人到外邦人的見解也都相同，但他們都沒有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法，而羅馬也同史家所言步步走向滅亡。如果歷史呈現的就是這些史家所說的現狀，那不就等於我們人類從來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而我們無法從中獲得教訓，就是因為我們一直不斷的陳述歷史事實。當然我希望，這不是我們今天讀了這本書的結論，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的聆聽。

99 學年「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5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參與人員：如附錄

14:00~15:40

主持人：張弘毅/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主講人：賴建民/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徐維靖/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主 題：Tacitus 《*The Annales*》(後半本)

張弘毅老師

14:00~14:10

各位親愛的師長以及朋友們午安，今天有兩場次，第一場次由輔仁同學賴建民跟徐維靖做 Tacitus 《編年史》後半的報告。下半場由周老師主持，由另外兩位同學報告 Livy。我先來談一下，今天來的路上，我看了 Breisach 的書，看他怎麼談羅馬的史學。我覺得 Breisach 相當重視 national history 書寫，有就是以國家的興衰作為觀察的切入點。就像他在書寫希臘史學時，他覺得希臘史學最可觀之處是他可以展現以城邦為一個關切點，並以現實關懷的基礎去寫歷史。所以 Breisach 在修昔底里斯、希羅多德之後的史學，Breisach 覺得希臘史家已經跟現實關懷脫節了。也就是說，他已經無法在歷史的書寫中，去彰顯城邦的榮耀或者對國家的期望。所以 Breisach 在談 Livy 跟 Tacitus 時，我們也會看到這樣一個論點。大約在布匿克戰爭之前，羅馬人寫史，其實很喜歡榮耀羅馬的過去，以自己的國家為榮，所以他們在寫歷史時，大部分都是在讚揚羅馬的偉大。但在布匿克戰爭結束一百年後，也就是李維所處的時代，雖然他也推崇所處時代的羅馬，但其實他是比較想回到所謂的老羅馬。所以，這就是我為什麼說，羅馬的史家，在 Breisach 的筆下，都是國史的書寫。那我就先談到這裡，下面的時間交給我們輔仁的同學。

賴建民同學

14:10~14:35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是輔仁三年級的碩士生，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 Tacitus 《編年史》(*The Annals*)的下半部。

《編年史》原稿從第七卷至第十卷已亡佚，第六卷末尾紀錄至公元 37 年，第十一卷則從 47 年開始；中間十年的記述已不可考。十年間，公元四十一年皇帝 Caligula 遭到暗殺，禁衛軍擁立克勞狄烏斯為皇帝。編年史下半部內容，根據書中記載，為西元 47 年至 66 年之間；大致為羅馬帝國 Claudius(B.C.10-A.D.54)

與 Nero(A.D.15-68)兩位皇帝在位期間。Tacitus 以其帶有批判力道的文筆，描述了兩位皇帝在位期間的宮廷鬥爭、帝王權謀治術，與帝國外交事件，其中以日耳曼人的相關敘述較多。

Tacitus 在《編年史》的寫作中，處處帶有道德批判。在 Tacitus 的作品中，赤裸裸的描述帝政時期的權謀鬥爭。從 Tacitus 的描述中，可發現當時皇帝近臣對皇帝有重大影響力，爲了爭奪皇帝寵信，產生一系列的陷害鬥爭。如 Claudius 身邊的被釋奴隸，或 Nero 的兩位老師與玩樂夥伴。Claudius 與 Nero 兩位皇帝統治的期間，朝臣們媚上欺下、互相抹黑，或是皇室成員間的相互猜忌、謀殺，甚至貴族階級間道德墮落的放蕩行爲，Tacitus 都描寫的入木三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即爲本書 395 至 397 頁描述皇后阿格里披娜謀殺皇帝 Claudius 的殘忍過程。Tacitus 生動描述下，道盡了昏君暴政不得善終的下場，足以令後世帝王引以爲鑒。有趣的是，Tacitus 也描述了非羅馬人政權的奪權陰謀，一如他對於羅馬宮廷陰謀的厭惡，貪婪奪權者最後常常下場淒慘，而擁有堅毅、善良美德的人物，則會有好報。

Tacitus 對於當時羅馬人所謂的墮落行爲，範圍十分廣泛。幾乎任何專注於國家大事以外的事物，如體育競賽與戲劇表演都屬於放蕩、懶散的表現，於 467 頁內容可見。更何況 Nero 身爲帝王卻愛好享樂，且私行不檢，自然受其嚴厲譴責。《編年史》中對於 Nero 唯一的正面評價，僅於 537 頁 Nero 在羅馬城大火後的重建工作。他讚揚 Nero 進行有秩序的重建規劃，道路寬闊、房屋與房屋間留有空隙、建築物高度有一定限制等，並且制定有效政策，鼓勵居民加速重建工作。然而 Tacitus 在書中提到基督徒成爲羅馬大火的代罪羔羊，並質疑羅馬大火實際是由 Nero 蓄意縱火造成。爲了實踐皇帝代價高昂的改造城市理念，不惜勞民傷財，還嫁禍無辜，其實不論 Nero 是否爲縱火元兇，現代 Nero 的負面印象大多來自於 Tacitus 的描述，然而越來越多的後世研究顯示，Nero 實際上並非無惡不作，在位時期羅馬帝國經濟實力仍持續上升，至少 Tacitus 低估了 Nero 的外交手腕，成功利用外交策略穩住了亞美尼亞地區的叛變事件。

Tacitus 在作品中突顯了 Claudius 與 Nero 時期的政治混亂狀況，並以嘲諷的口吻，批評當時羅馬元老院不具任何權威，充其量爲皇帝的應聲蟲，而在共和時期爲領導象徵的執政官，也早已淪爲皇帝獎賞臣下的工具。暴君時代人們不論是家財萬貫、行事作風特異、甚至潔身自愛的好名聲，更普遍的是身負「繼承可能」的皇室血統。都可能遭到皇帝猜忌，進而謀殺株連。但是根據 Tacitus 的記述，可發現皇帝即使大權在握，仍然必須顧忌社會輿論的壓力，特別整肅對象是擁有聲望的人物或是皇室成員，不能冒然以不得體的名義處死，可能激起叛亂，或是導致帝王威望下降，因此常常必須利用暗殺的手段，製造意外身亡的假象，之後再虛情假意的厚葬一番。

現代史家曾批評 Tacitus 眼見狹窄，僅著眼於統治階層，限於宮廷鬥爭，忽略羅馬帝國社會、經濟方面的觀察。我想這個問題應從 Tacitus 的敘史觀點來加以論述。Tacitus 出身於羅馬騎士階級，在 Vespasian、Domitian 時期都曾擔任公

職，亦曾領有軍團將領之銜，從其家世背景及於編年史中的戰爭過程清楚描述，可推斷 Tacitus 除具備豐富從政經驗外，亦曾有軍旅經歷。相對而言，Tacitus 與文人生涯的 Livy(B.C.59-A.D.17)不同，對帝國時期的政治鬥爭，與帝王政客間的鉤心鬥角感同身受。特別是 Tacitus 曾於《阿古利可拉傳》中，提到身處 Domitian 治下恐怖高壓的政治氛圍。儘管現代學者，特別在二十世紀社會經濟史研究興起後。以現代的歷史學標準，批評 Tacitus 作為一位史家眼光狹隘。然而 Tacitus 自己也曾言明，他不願意做歌功頌德的工作，羅馬帝國的確規模宏偉，帝王中也不乏精明能幹的人物，然而 Tacitus 本著道德訓誨的目的，批判帝國官員與皇室放縱享樂、為所欲為的景況，特別將宮廷政治的黑暗面表露無遺，即為洞察帝王政治本質的表現。帝王政治以皇帝個人集大權於一身，行政運作的清明與效率大部分取決於皇帝的個人見識能力，乃至無法避免人存政舉，人亡政亡的弊病。因此即使 Tacitus 仕途順遂，擔任執政官時更處於五賢君 Nerva(A.D.30-98)的名君統治下，稱讚其作風使帝國政治煥然一新，可算是帝國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然而他仍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心態，大力針砭帝王政治的缺陷，推崇他心目中理想化的共和精神。今天以奧古斯都後，至五賢君前的帝國政治的混亂看來，仍可見其憂心有其道理，即便大多數後世史家認為，Tacitus 所緬懷的羅馬共和之政治，實際上亦鮮少能體現 Tacitus 崇尚的共和精神。

張弘毅老師

14:35~14:40

從建民的報告裡，提到了兩個關於歷史的問題。如果你從現代史學的角度看的 Tacitus 作品，也許會像有些史家批評他眼見狹窄，忽略了羅馬社會經濟，可是這個問題應該是要先問，Tacitus 寫歷史的目地為何，或者說他所處時代的羅馬人，對於人類的過去，要如何書寫。像之後的 Plutarch 就很清楚的指出，自己所寫的是傳記，而非歷史。一旦紀錄人類過去的觀察在形式上不一樣，從現代史學的角度看來，就像我們現在看 Tacitus 一樣，就會有些對不上。那是不是真的是這樣，我們等等可以來討論一下。還有一點，就是 Tacitus 寫《編年史》這本書的目地，有一點道德訓誨的成分，那如果他寫史的目地真的是品評人物跟道德教誨的話，那是不是現代史學對於 Tacitus 的批評都有些失焦了呢？等等我們都可以做一個討論，現在我們把時間先交給下一位同學。

徐維靖同學

14:40~14:55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東西是跟學長一樣的，就是 Tacitus 《編年史》的後半本。

Tacitus 《編年史》〈卷十一〉至〈卷十六〉主要的記載時間是羅馬建城 800

年(西元 47 年)至羅馬建城 819 年(西元 66 年)，主要記錄了 Claudius 與 Nero 執政時期的重要大事，在這段時間中我們可以看到 Claudius 的執政手腕、Claudius 第三任妻子「美撒里娜」的倒台，在書中的描述他是一個荒淫且用各種手段奪權的女子、Claudius 與阿格里披娜的第四段婚姻，因為他們的關係是叔父與姪女，所以有被當時的人評為不倫的觀點、阿格里披娜為其子 Nero 政治生涯鋪路心狠手辣的過程、Nero 為權弑母的暴行、Nero 的荒淫與火焚羅馬城，從這些故事之中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到 Tacitus 是抱持的一種批判的角度，也就是他希望透過這些故事，去訴求他所想表達的東西。

那 Tacitus 究竟想表達什麼東西？Tacitus 所記載的大部份都是皇帝或是親信間相互為爭權奪利而發生的故事，也記載許多女子為爭權而殺害親夫的故事。當然也有提到一些不錯的故事，我覺得 Tacitus 是喜歡 Claudius 的，因為他提到了許多他正面的故事。像是克勞狄烏斯長袖善舞政治手段的部分，在書中 320 頁的地方有記錄這樣的故事。例如，他適度地給予元老院好處，「而在沒有戰爭的時期，他們除了和平的報酬之外是得不到其他東西的，也讓他考慮一下，由於辯護的活動而成名的普通人民，如果把他們研習的學問報酬被取消，這門學問也就會滅亡了」這主要是說當時的元老們，有去幫人做辯護的工作。但基本上，當時是不可以收費的，所以這其實是皇帝給元老們的一個優惠，以達到皇帝與元老院之間的政治和諧。那 Claudius 的政治手腕，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地方看出來，在書中 352 頁的地方，這段主要是談 Claudius 跟他的姪女阿格里披娜之間的婚姻問題。基本上，這個婚姻在當時是受到大家的反對，但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要知道叔父與姪女結婚的事情是無利可循的，更何況這是一種亂倫的關係，如果不考慮這一點的話，那就有引起全國性災難的危險」面對當時人民普遍的反對 Claudius 如何去反應呢？「治理天下的皇帝，在處理極端繁重的事物時，需要有人協助他，這樣他才可以專心國事，而不至於為家務所煩惱。對於我們的監察官，也就是這位至小就不知放蕩與享樂為何物而知禮守法的皇帝來說還有比娶一個妻子更加正當合理的安慰嗎？妻子不僅僅是和他分享痛苦及歡樂的伴侶，他還可以向他傾訴內心的哀曲並託付年幼的兒女。」這一個演講他所提出來之後，他得到了元老院們意見的贊同，可以知道他與元老院的關係沒有想像中的糟糕。從這裡可以看出羅馬人對於演講其實是非常看重的，一個好的演講，可以得到大家的贊同與喜愛，甚至可以幫助他很多事情。

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場羅馬與不列顛的戰役，羅馬俘虜了一名將領，而這名將領在被押到羅馬城的過程中說了一段話後（詳見《編年史》373 頁第 37 行），獲得了赦免。他說出了羅馬的行為是不義的，也運用了演講去打動了羅馬人，另外，從這也看得出 Tacitus 對於蠻族，可以看得出是有一定程度的喜愛的，前一位報告者已經舉了很多例子，我就不多加說明。

這本書也提到了 Nero 為權弑母的行為，在 451 頁的地方，可以看出尼錄的母親阿格里披娜想要去控制 Nero 的行為，452~457 頁的地方，已經在描述 Nero 如何策劃弑母卻失敗。但阿格里披娜在 Nero 的計謀失敗後，卻仍深信 Nero 不可

能要謀害他。直到 Nero 又派了殺手去，阿格里披娜才接受了這個事實，一刀刺向自己的肚子後，接著並被百夫長一刀一刀的砍死。

我今天提出這些的主要目的是，我想要歸類出 Tacitus 在寫這篇《編年史》所要表達的概念。在書中可以看到，Tacitus 寫歷史的羅馬正是個荒淫無道、爭權奪利的罪惡之城，過去的共和之美已蕩然無存。他想要追究那些促成他所處的年代會有暴君時期的原因，他往前追溯，於是發現前時期的皇帝也是如此。或許就像老師所說的，Tacitus 之所以寫《編年史》去批判帝王的體制，是因為他發現帝王體制對羅馬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所以他以書寫歷史的形式，將帝國以來那些荒淫無道、混亂鬥爭的事表達出來，並將人們從混亂的世道中喚醒，以重返羅馬的榮耀。

接著，我的心得感想，剛剛提到一些書中的片段，是我個人覺得很奇特的點。在看完這六卷後，忽然有種看完羅馬時期《壹週刊》的感覺，其中各種荒淫故事或是政治迫害的內容，讓人感覺是在社會新聞中可以看到的消息，這樣的內容讓我不禁懷疑這究竟是當時羅馬的普遍特色，又或者這是 Tacitus 個人有意識性的筆法寫作。我很好奇同時期的羅馬史家是不是也跟 Tacitus 一樣，把這麼多當時人們荒淫無道的事情寫進歷史，還是關注於其他事情。再來，他史料的獲得，在《歷史的歷史》中，第 137 頁有提到，Tacitus 運用了許多目擊者的文論、回憶錄以及一些硬式的元老院記錄。我個人覺得以 Tacitus 這個身分，他底下應該還有一群類似我們現代小記者的組織，來幫助他蒐集資料及寫作。看了 Tacitus 之後，我覺得他跟司馬遷很相似，兩人都有一種，想對社會作出批判的感覺。我剛剛舉了很多例子，可以感覺的出其實很多事 Tacitus 都不是真的經歷過，也就表示 Tacitus 跟司馬遷一樣，對歷史做出了自己詮釋，並加了許多可以讓《編年史》更加生動、活潑、有想像空間的因素下去，目的是為了讓讀者也能夠更深入地察覺此時期是個需要改革的年代。

綜合討論

14:55~15:40

張弘毅老師：現在對於兩位同學的報告有什麼問題或是疑惑可以提出來，我們兩位輔仁的同學，會為大家解決疑惑。

陳振偉同學：我想請問一下維靖，你剛剛有提到你覺得 Tacitus 是一個文學家？我是覺得敘事是具有文學性，但並不代表他是文學家。

徐維靖同學：我覺得我講他是文學家好像也不太對，我覺得他帶有文學性質的寫作方式，但卻口誤說出文學家這個詞。

黃德宗老師：我想請問一下賴建民，你在剛剛的報告中有提到 Claudius 釋放了身邊的奴隸，我好奇得是釋放的奴隸是哪類型的比較多？

賴建民同學：主要是學者、哲學家或者幫他寫演講稿的人，因為那些人大部分是希臘人，教育程度比較高。所以幫皇帝寫一些演講詞或是講解一些事情。

陳振偉同學：我想請問一下建民，在你講義的背面有一段「特別將宮廷特別將宮廷政治的黑暗面表露無遺，即為洞察帝王政治本質的表現」我是覺得 Tacitus 的話，應該是現象而非本質。像我覺得在馬基維利的《君主論》比較偏本質，那 Tacitus 的話，我是覺得比較偏現象。

賴建民同學：我會用本質這個詞是因為我覺得他有經過觀察，但現象的話，羅馬也有好皇帝，也有正向的，而且有一個好皇帝在政策的施行上，會比共和時期來的順暢且更有效率，但是 Tacitus 不去寫這些東西，而是寫一些昏君的黑暗面，所以我才會覺得，其實 Tacitus 是有發現到帝國主義的本質而非現象。

陳振偉同學：以羅馬社會狀況來說，上流社會常常會主辦派對，而在貴族們會利用這個派對去解決一些政治問題或者去策劃一些陰謀，而派對的舉辦，也代表了貴族權勢的張顯，如果你去看現在的羅馬史你會發現，羅馬婦人擁有很高的政治影響力，因為在派對中主持的就是這些羅馬婦人，而這些人就會去講一些八卦。我是覺得以 Tacitus 這種身分的人不會養小記者，因為這些事情其實很容易在派對中聽得，而他回家後，就將聽到得寫下來，而且在某方面來說，我覺得 Tacitus 有點心高氣傲，應該是不會和人去分享高見。

徐維靖同學：謝謝你的指教。

黃德宗老師：我想請問一下建民，你有講到 Nero 的外交手腕，成功穩住亞美尼亞地區的叛變，在下面註解五的地方，有提到一名羅馬將軍柯爾布羅。我好奇得是這名將軍是不是對安息人運用了什麼戰術，讓 Nero 得到了什麼外交的空間？

賴建民同學：在第 433 頁的地方，有寫到這名將軍其實有成功得攻占一座城池。但是，因為他帶隊出去的打仗的人不夠，又要繼續進攻，又要有人留下來守住攻占下來得城池，雖然這裡面幾乎沒有提到這部分，但我覺得 Nero 是被迫去進行外交。

黃德宗老師：那他攻占的地區是已經過了亞美尼亞到安息了嗎？

賴建民同學：是已經過了亞美尼亞，其實亞美尼亞是夾在中間，是羅馬和安息在爭。因為安息鼓動亞美尼亞去反抗羅馬，亞美尼亞就是被夾在中間。

張四德老師：在建民得註三這裡，「可發現 Tacitus 對基督教有偏見」可不可以多描述一點？因為 Tacitus 的偏見，在後來在天主教方面，一直耿耿於懷。

賴建民同學：我覺得主要是在信仰上問題，因為 Tacitus 還是傳統羅馬的信仰，所以在書中 538 的地方有提到，Tacitus 在宗教觀點上覺得基督教是一種有害迷信，而當基督教擴展開來時，他覺得對於當時的人民是有害的。

張四德老師：所以他其實並沒有去深入的了解基督教？

賴建民同學：對！因為在我手上的這本書，他對於基督徒的描述也只有兩頁而已。

王芝芝老師：我想說一下我的看法，雖然說我們都覺得 Tacitus 非常喜歡共和精神，但在布匿克戰爭前後，羅馬人已經開始了對於希臘化的恐懼。像西塞羅這種主張共和的，都覺得接受希臘東西是腐敗的開始。布匿克戰爭之後，半希臘世界中的神秘信仰的東西都出來了，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解釋當時後他把他當成一個東方來的，不是那麼符合共和精神的東西。對於基督教來說，可能當時他們都還沒有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是什麼，所以你就沒有理由去說，為什麼 Tacitus 沒有去了解基督教的原旨，這是我個人的想法。我覺得我們在念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要注意的是大家都知道在 Augustus 之後，王位繼承上是有問題的，羅馬人在這時候是子息不封，因為很多人是沒有兒子的。例如 Augustus 後面的繼承人是 Tiberius 是義子。第二個我們該注意的是，在城邦政治裡，修辭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因為你必須要在會議上說服其他人。我們看到了在元老院裡頭的貴族都會眷養一些希臘人，都是一些從東方戰爭中俘虜來的奴隸，因為他們有修辭學的素養，所以就被留在主人的身邊當他的捉刀之人，在釋放奴隸這方面，我之前有做過關於奴隸的研究，羅馬人有斯多葛的思想，所以對一個有理性的人，他們是尊重的，跟美洲人對待黑人的方式是不一樣的。這些奴隸基本上都是希臘人，在文化上面較羅馬人來的高。羅馬詩人曾說：「羅馬人征服了希臘人，卻反過來成爲了希臘人的俘虜。」就是文化俘虜的現象。所以只要有學問的就會受到尊敬，他們主僕間的情感是相當深厚的。就像 Nero 母親身旁的奴隸，在發生船難時，他就假扮成皇后的樣子，大叫我就是皇后快來救我。表面上他是急於獲救，但事實上他是準備好要替主人犧牲了，所以這就是羅馬人與近身奴隸的親密關係。那我是提供這些我所知道的給大家，讓大家在閱讀的時候能更了解。

99 學年「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6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

參與人員：如附錄

15:50~17:20

主持人：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

主講人：廖韋傑/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王煜芬/輔仁大學歷史系碩士班

主 題：Livy 《History of Rome》(選讀)

周樑楷老師

15:50~16:00

接著這場次，我們輪到輔仁的兩個同學來為我們做 presentation，他們是一起讀 Livy，而 Livy 是羅馬時代重要的史學家，奇怪的是，他的東西到目前為止，沒有比較完整的中譯本出來。我們現在沒辦法欣賞到他的拉丁文之美，其實 Livy、Tacitus 能流傳這麼長的時間，主要是因為他的文字很優美，而從這裡面能夠看到什麼東西呢？就請我們的同學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廖韋傑同學

16:00~16:15

我這次讀的是李維的《早期羅馬史：從羅馬建城以來》，我去找了些資料，發現他其實也是以道德批判的角度來指引讀者，只是他跟 Tacitus 不一樣，他是用一種隱喻的方式來表達。在書中的第一段「*My task from now on will to be trace the history in peace and of a free nation*」，為什麼他會用 peace 跟 free nation 呢？我們都知道李維的生處年代是在共和末期到帝國初期的這段時間，那時候的道德其實已經是衰敗的，所以他想回溯那個羅馬道德還沒衰敗時那種 peace 跟 free nation 的歷史。我今天要介紹的大綱分成李維的生活背景、李維的歷史書寫架構、李維寫作動機與目的，最後會做一個結語。

要了解李維的話，要先了解李維的生活背景。根據哲羅姆(Hieronymus)的記載，李維的生卒年是 BC59~AD17，從他自己的作品與後人對他的描述，可以知道他是屬於羅馬上層社會的成員。在蘇維托尼烏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羅馬十二帝王戰記》〈Claudius 傳〉中曾說年輕的 Claudius 受到李維的啟發而傳寫歷史，這也說明李維是上層階級的人，所以作品才會受到上層階級的喜愛。再來是講到 Tacitus《編年史》：「李維雖然對龐培(Pompeius)有正面的描述，所以奧古斯都稱他是龐培的追隨者，不過他們的友誼並未因此而受損。」因此，我們可以說李維在看書的立場上，有一定的客觀性的，所以可以進一步推斷《羅馬史》的寫作有一定的客觀性。所以我提出了兩個問題，李維的歷史書寫架構以及李維寫作動機與目的，從這兩點來看他是如何引導讀者來讀他所寫做的歷史。

首先如果我們要了解李維的寫作架構我們要先了解李維之前的羅馬史家，法比烏斯(Q.Fabius Pictor)一個散文史家，他寫了一部從特洛依到布匿克戰爭的編年史，他是將神話、當代史結合的寫作方式；波爾西烏斯(M.Porcius Cato)他是以拉丁散文的方式寫作；賽姆羅尼烏斯(Sempronius Asellio)是第一個記載自己身處年代歷史的史學家；薩魯斯特(C.Sallustius Crispus)他開創斷代史與專史的寫作方式，作品中的共同點就是提出了羅馬在擴張的過程同時也衰敗了。提出這四人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李維的寫作方式有受到他們的影響。像在《歷史的歷史》薩魯斯特一章的末段內容提到：「他(撒魯斯特)對現代羅馬人腐化的抨擊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勢必影響了李維。」(p.102)。但李維在寫作風格上沒有選擇波利比烏斯或是薩魯斯特的寫作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他選擇了更早以前的編年史著述形式寫作。他與 Tacitus 不同，Tacitus 的編年史是一條一條的；李維的是一條一條間穿插了故事使其更有連貫性，顯得更加流暢。

他的寫作動機的部分成兩個方面，第一是回憶偉大羅馬民族的貢獻；第二是體現羅馬的民族精神，並且避開他(李維)當時身處弊端叢生的羅馬。而他的寫作目的是希望讀者能注意羅馬興盛的基礎，在於道德的強盛；而道德的衰敗是羅馬政權衰敗的根源。而試圖影響讀者價值觀呈現了李維的雙重性格，因為李維不單單只想記載歷史事件，他也想讓讀者自己從連貫的閱讀中，自己建構出對羅馬的認知。

最後我做一個結論，歷史是由人選出來撰寫的，李維用通史的形式來寫歷史，除了記載了當代或更早些史家沒有記載到羅馬社會面向。而李維用散文性的寫作方式來撰寫編年史，似乎更能讓讀者體會到羅馬道德轉變的過程。

王煜芬同學

16:15~16:40

我們今天讀的這部分是羅馬建成以來的歷史，第一部分的第二章篇名是〈The Beginnings of the Republic〉，我是今天才注意到他的 beginning 是有加 s 的，beginnings 意思是 the origin of something，所以意思就由共和的開始變成了共和的起源。

我們從幾個切入點開始說明，我們先從最基本的時間斷線來說。這篇的時間斷線是從 BC507~BC468，我講一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BC509 的時候，有 foundation of the republic；BC502 時，講到羅馬與其他民族的戰爭；BC496 羅馬擊敗了拉丁平原上的一些部族；BC449 羅馬的貴族與平民發生了衝突。

以我手上的這本書的這篇章節來看，整體架構是在敘述人物以及戰爭。人物敘述的時間點都有在書上的右上有標示，人物敘述都以執政官起始。他的寫作風格具有很強烈的文學敘述性筆法，像書中 p.109 「*During the evening they sent the servants from the room and, supposing that they were alone, began talking over, as men will, the details of their plot*」這段是在敘述 Tarquins 原為執政官之一，後來被 Brutus 驅除後，要去刺殺下一任執政官普布利烏斯。而他的敘述方式就跟 Tacitus

一樣，給人一種親臨現場的寫作感。像 p110 他描述了一個人被處決的過程，不僅描述當事人，還有當下在圍觀民眾的神情，是可以讓人可以進入那個情境裡的。所以在讀的過程當中，雖然他每一篇都是在描述政治鬥爭、對外戰爭、兩個 consul 間的不合以及元老院與平民的不合，但是他以這種文學的筆法呈現就顯得比較有趣。

再來是史料引用的部分，就這篇來說，他所引用的有 rumor 以及在 p114「*This completes the tale of Rome's achievements...*」我注意到了他的「tale」，而不是一個「true」，「tale」是一種廣為人知的事實、傳說、故事、寓言，所以他運用了這些去建構他所想表達的歷史。

接著要談得是，李維是如何敘述和建構共和的由來，這章節一開始「*My task from now on will be to trace the history in peace and of a free nation, governed by annually elected officers of state and subject not to the caprice of individual men, but to the overriding authority of law.*」就說出李維所想建構的歷史是 peace 和 free nation 的歷史，而這些都是歷經困苦所贏來的。但是在下面，他卻把推翻 Tarquin 和創建共和的 Brutus 描述成「*Brutus, who made for himself so great a name by the expulsion of Tarquin, would have done his country the greatest disservice, had he yielded too soon to his passion for liberty and forced the abdication of any of the previous kings.*」所以一開始創建的共和可能不是他理想中的共和，所以他才會這麼的描述。而他想要的共和是「*That sense—the only true patriotism—comes slowly and springs from the heart: it is founded upon respect for the family and love of the soil.*」

接著，以執政官為時間點，作共和之初政權的發展介紹。共和的政權選出了兩名的 consul、senate 和三百人的 equestrian rank。他特別指出三百人的 equestrian rank 是一種平衡貴族與平民的制度。之後，大多的敘述都是在描述戰爭，而李維可能就是藉由這些來講述他覺得羅馬要穩定就是要不斷的擴張、愛國的思想和平定外族的史觀。而他在後面「*A Victory for the Commons*」的標題下出現了護民官，這也就進一步補充，他真正的嚮往的共和還包括了貴族與平民擁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所以李維他是藉由歷史事實的敘述，講述了他心目中所嚮往的共和。

綜合討論

16:40~17:20

張弘毅老師：從上一個場次我就很好奇一個問題，維靖的報告裡說到，Tacitus 在這樣混亂的羅馬帝國，懷念過去美好的共和，是不是希望想找回共和之光？但找回得是什麼？是體制？我想不是，因為 Tacitus 和李維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覺得他們要找回的是共和的精神，也就是公民的美德。我是認為從公元前後的李維，到公元後的 Tacitus 他們都知道共和的式微，但在另一方面有帝國之

實的羅馬也不敢輕易推翻元老院，但擁有歐亞非三洲的羅馬，也不可能繼續維持共和的體制。所以像 Tacitus 和李維比較偏共和的史家，只能在現實中不斷的重申共和精神。這樣才能解讀，兩人在書的開頭驚人的相似性，他們一開始都是在講他們理想中的共和，有一種藉由敘述過去的美好，已達到借古諷今的味道。但是他們存在一種矛盾，因為他們雖然嚮往過去的共和，但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又無法確切的說出，國家接下來應該怎麼走。所以他只好訴諸個人，希望每個人都保持著共和的精神。他們認為只要保有共和的精神，羅馬就能在對的軌道上繼續行駛。這是我的一點看法，那謝謝大家。

張四德老師：在聽完張老師的意見之後，我忽然間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麼會在選 classic 的作品的時候，把這兩個相似性這麼高的人挑出來？是由我們現在自由民主的觀念下選出來的還是？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有沒有其他的史家，用不同的角度去看羅馬的歷史。在當時是很流行的說法，因為不合我們現今的傳統，所以我們挑選時放棄了。

周傑楷老師：羅馬時期這麼長，他的作品一定有很多很多，可是留傳下來的卻是相對的極少的部分。但這又是為什麼？可能是因為是人不去讀了，所以自然被淘汰了。那同樣的，留傳下來的 Tacitus 和李維的為什麼也有部分佚失？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問題，但卻很難去做決對的回答。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下次要初探 early modern 的作品，因為我們要去文藝復興時代的人如何看待這些古典作品。看他們需要什麼，因此把他保留下來。

黃德宗老師：我來分享一下我的感想，我有看一個美國德州做的世界情勢分析。最近有寫到，歐巴馬近期的反對聲浪很大，而主持人就在節目中建議歐巴馬，美國現在要做件事。他說：「美國雖然儼然已是帝國，但你不能損害共和的精神。」讀古典以來，像 Tacitus 和馬基維利，好像都有一種共和與帝國想互相吞併，卻又相互牽制的情形。而主持人提出的這句話，不就是跟 Tacitus 和李維一樣，因為害怕帝國之擴張會消耗共和精神，所以才說出這種古今皆同的呼籲。

老師：剛剛張老師提出的問題是跟我有點類似的，我想問的事，為什麼羅馬的史家都在歌頌共和？我有跟另一位老師討論過，他說其實還有其他的作品，這就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如果這些史家認為共和是美好的，是跟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的寡頭政治有關；還是說他們自己發展了之後，察覺共和的形態是對羅馬比較好的；還是說向雅典，他經歷了王政、寡頭，後來發現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現在已發展自此所以我只好接受了，所以對於羅馬來說，帝制的開始等於共和的衰敗。所以我在思考的是，這是一個選擇性的問題還是價值觀上的問題。至於剛剛弘毅同學提到的公民道德的問題，那我就想到，教科書上是這樣說的：「羅馬主要的精神在於制衡與共同參政」，所以我想問的是，這樣得化公民道德跟犧牲

奉獻比起來，他與羅馬的政治是不是更有關聯？

張四德老師：我對於我剛剛的問題還是很好奇的，爲什麼懷念共和的作品比較多。那有一問題，是不是因爲我們自己現代的發展，所以才比較喜歡共和的作品，因此大家就會去保留這樣的作品。

周樑楷老師：我們在讀希臘羅馬這些古書，討論史學問題的時候，(錄音不清)我的看法是這樣的，人類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一定會遇到不好的現象，而這些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跟精神，所以就有人發表言論或創建新的政體，來把大家拉回改變之前的狀態。

99 學年「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7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參與人員：如附錄

14:00~15:40

主持人：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

主講人：王芝芝/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四德/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 題：(A)“Tacitus and the Tacitist Tradition”in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Niccollo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

(中譯本：呂健忠譯，《李維羅馬史疏義》。台北：左岸文化，2003。)

周樑楷老師

14:00~14:05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和《*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講到 Machiavelli，那就非王之芝老師莫屬了，他是最早撰寫 Machiavelli 的人，所以是絕對的人選。那王之芝老師之後，由張四德老師為大家導讀，我們先歡迎王芝芝老師。

王芝芝老師

14:05~15:20

今天我要講的東西我是設定在詮釋傳統，也就是說李維也是綜合了一些人的作品來著述，Machiavelli 在詮釋李維，而我們則是回過頭來再詮釋。我先給大家看一些我從網路上找來的圖片。這張(圖一)是十七世紀的畫家，所畫的 Machiavelli，下一張(圖二)是再晚一點的雕刻，刻的是 Machiavelli 在沉思，可是從面容上可以看得出來他是照著上一張圖的形態去刻的。



圖一：Portrait of Niccolò Machiavelli by Santi di Tito



圖二

這張(左圖)就是佛羅倫斯總督府的所在地，博物館、圖書館、檔案局都在這裡。五年前，檔案局才搬家。接著(右圖)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或是後人慕名而作的。



The narrow courtyard between the Uffizi's two wings creates the effect of a short, idealized street; view toward the Palazzo Vecchio



Machiavelli's cenotaph in the Santa Croce Church in Florence

現在開始我們今天的主题，这就講到了詮釋、再詮釋、再再詮釋—由閱讀到創意，也就是我們這些人。還有要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馬基維利會喜歡李維？那我們就先來談李維。

蒂托·李維(Titus Livius，公元前 59 年-公元 17 年)是古羅馬著名的歷史學家，出生於義大利北部的帕塔維(Patavium)，即現在的帕多瓦(Padua，臨近威尼斯)。他寫過多部哲學和詩歌著作，但最出名的是他的巨著《羅馬史》(原名為 *Ab urbe condita libri*，意為「從羅馬建城開始」)。李維的出生地是義北的帕塔維(Patavium)一個古老的商業城市，以羊毛產品聞名。帕塔維靠近亞得里亞海，很早就受到希臘和拉丁文化的影響，文化教育水平也很高。青少年時代的李維如其他羅馬富家子弟一般，學習文學、修辭學、演說術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30 歲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帕塔維，既沒有參軍打過仗，也沒有擔任過羅馬公職。公元前 30 年左右到羅馬定居。(Battle of Actium 31BC)

李維到羅馬後，結識羅馬的新元首—奧古斯都，兩人關係很好。據蘇維托尼烏斯記載，李維曾奉奧古斯都之命教導他的外孫、後來的皇帝克勞狄一世，並建議他學習歷史寫作。根據塔西佗的說法，李維對元首忠順是因為和奧古斯都之間的友誼。就李維個人而論，他的忠順和思想保守有關。他擁護貴族共和制。撰寫歷史著作，是為了歌頌羅馬人的光榮和偉大，宣揚羅馬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傳統習俗。他對凱撒以及謀殺凱撒的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的評價相當高。李維的保守思想正是奧古斯都統治的基本精神。

李維到羅馬之前已經有撰寫羅馬史的計劃。他到羅馬後不久就開始寫作，此後，他以畢生精力從事羅馬史巨著的著述，一直到公元 14 年奧古斯都去世之後才停筆，前後 40 餘年。《從羅馬建城開始》是一部卷帙浩繁、內容豐富的歷史巨

著。李維在寫作時混用了年代記和記敘體的筆法，第一卷發表於公元前 27~25 年之間，最後 21 卷發表於奧古斯都死後，也可能是在李維本人死後才發表出來。這部作品一共有 142 卷，每十卷為一部，但目前存留下來的只剩 35 卷，是第一至十卷以及第二十一至第四十五卷，即第一、三、四部以及第五部的前半，其餘各卷除個別的片段以外均已散失。幸好從保存下來的摘要中，我們能夠窺見這部歷史巨著的概貌。

李維的治史，《羅馬史》的序中承認：「我才疏學淺，無力鑒別下列史料的真偽，即那些被作家們用他們詩一般的語言所歌頌的遠古史，其中包括羅馬建城之前的歷史和建城的過程。」他在提及寫作《羅馬史》的目的時說：「……我想找到一種藥，讓我們的帝國返老還童，重新煥發青春的活力。這種能抗衰老的藥就是我寫的這部史書。當青年們看到我們的祖先是如何建功立業，如何享受元老院和人民賜予他們的榮譽的時候，他們的心中必定會燃起不可遏止的豪情壯志，立誓今生即便不能超越古人，也要無愧於後世。他們更會從史書中汲取營養和經驗，知道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怎樣做才能善始善終，怎樣做就會惡始惡終。」李維在歷史著作中更是不勝枚舉。塑造了許多古代羅馬的英維和烈女的形象，表彰他們品德高尚，堅貞不屈，英勇報國的事跡，談來使人肅然起敬。或是推崇羅馬古代的道德習俗，憎惡當代道德風氣的敗壞，說這「那時全體人民都是謙和、公正和高尚的，而今天這樣品質的人一個也找不到了」。以及記載奧古斯都恢復古時道德習俗的的道德重整法規，都是李維道德訓誨的例子。

在撰寫史實方面，李維偏執的愛國情緒蓄意隱瞞和篡改史實，例如：一、刪除羅馬人感到不光彩的東西。二、毫不譴責羅馬早期對外戰爭中的許多野蠻行徑。老西庇阿和攻克敘拉古(公元前 211 年)的馬爾凱魯斯都曾對當地人民進行殘忍的屠殺，李維卻把他們寫成道德高尚的將領。三、公元前 197 年在希臘的庫諾斯克法萊戰役中，波里比阿記載羅馬將領弗拉米寧追擊逃跑的馬其頓聯軍，對投降者盡情殺戮，而李維改為只殺了隊伍前的幾個人其餘都任其逃散，以此減輕羅馬人的罪責。四、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特拉西美諾湖之役失敗後，波里比阿記載當時羅馬元老院和人民普遍驚慌失措，而李維卻說普通人民驚慌失措，元老院則冷靜沉著，採取了一些辦法對付緊急情況。但是，他對羅馬的敵人的好的方面還是加以肯定，並且通過他們之口說出一些羅馬人的不暢快的經歷。就是對於漢尼撥這樣一個羅馬人的死對頭，他在譴責他的慘無人性、背信棄義的時候，也大膽肯定漢尼拔與士兵同甘苦，身先士卒，勇敢善戰等長處。

以李維的修辭家的文學修為來說，一、李維經常按演說的規則編寫一些書中人物的演說，其中有些明顯地不符合歷史的實際。二、利用演說辭使敘述顯得生動，並且可以它們來對歷史人物及其行動的原因加以說明和評論[不必過分苛求，這也是希臘史學家們的通病。三、生動的描寫。例如對漢尼拔率軍越過阿爾卑斯山這一壯舉的敘述，有聲有色，扣人心弦。對於王政末年魯克列提婭因遭到高傲者塔克文的兒子的侮辱而自盡的場面，也描寫得激動人心。

以斯多葛派哲學觀點，李維用社會道德風尚的變化來解釋歷史的演變，以為

神意和命運(Fortuna)是歷史發展的動因。他熱衷於記載各種災民對於災禍的解釋，相信「神獎善懲惡」，認為災禍源起於褻瀆神明。他認為羅馬尊崇戰神馬爾斯為祖先，因而戰功顯赫，其他各族人民應該服服貼貼地接受羅馬人的統治。

李維吸收別人的成果，對前人著作進行編纂、改寫和抄錄其實。而他可用作參考的資料為數不少，有大年代記，各種遺囑、契約、條約等文件，元老院會議記錄，監察官調查清單以及私人 and 家族的各種記錄。此外還有老年代記和小年代記作家的作品和加圖、西塞羅、波里比阿等優秀拉丁和希臘作家的作品可供利用。但李維很少利用檔案文獻等原始材料對各個史家的著作也不進行分析研究，甚至不去分辨其史料價值的高低，而不加批判地使用。在他看來寫作歷史的目的是宣揚愛國主義和進行道德說教，選取材料也以達到這些目的為準。因此他不費時間和精力去搜集採訪，求取第一手材料，也不花很大力氣來對史料進行分析、比較和研究以求真實和可靠。關於遠古歷史的部分，他對法比烏斯、皮克托爾和卡爾普爾尼烏斯、比索等老年代記作家只是間接引用，更多引用的反而是同他本人時代較近的各小年代記作家，如安提阿斯、杜別羅、安提帕特爾等人的材料。由於不加分析批判而直接採用，所以把這些人的缺點和錯誤也都轉載了。保存下來的 21~30 卷價值較高，這是由於李維寫作這部分時幾乎完全利用了波里比阿的著作。

所以我提出他的謬誤，一、他寫作的方法是從前人的著作中選擇一部書作為主要藍本，從中採取所需材料進行編纂，其他的來源則作為補充材料。二、如果主要的史料只有一種，他就完全照搬前人的材料；如果史料有幾種的話，他或是主觀地任意選取其中的一種，或是不加分辨地全部上列，這些說法時常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著作第 31 卷中提到漢尼拔的兵力時，列舉了三個史家的不同說法。其中第二個是波里比阿的估計，較為可靠，因為波里比阿自己說過他的數字來自漢尼拔在拉西尼的石刻銘文。但李維對三種說法都未予評論。又如，關於老西庇阿去世的年代問題，最初他大概是跟隨安提阿斯說西庇阿死於公元前 187 年，後來看到一些新材料說明西庇阿的卒年不可能早於公元前 185 年，因為他在那年還作過演說。同時還看到證明他死於公元前 183 年 9 月以前的資料。儘管證據指明，西庇阿之死應在公元前 184 年和 183 年 9 月之間；李維後來重新討論這問題時，既不糾正從前的錯誤，也不根據材料做出較為正確的估計，反而武斷地否定波里比阿提出的老西庇阿死於公元前 183 年的合理說法。三、描寫的戰役和地區缺乏明確的概念。四、用他自己生活的時代的情況去說明古代的國家制度。五、年代上時有錯誤等等。

如何解釋李維的謬誤呢？李維開始著述時年約三十一、二歲，各方面的知識都很缺乏，而著作計劃十分龐大，顯然難以完成細緻的按集、整理、研究和分析材料的工作。他的著作保存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資料，在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針對羅馬早期歷史做前後一貫的傳統敘述。當今史學研究上，有關於羅馬早期歷史的其他資料殘缺不全，文獻資料極其缺乏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別人能夠取代他的地位。李維的歷史著作內容豐富多采，材料安排巧妙，文筆生動

形象，給人以深刻印象，在歷史著作中獨具一格。李維的歷史著作，在他生前即已有了很大的影響，在他死後更是很多人學習的榜樣。

接著，我們回到馬基維利，我藉由了解李維的寫作立場、方式等等，來看馬基維利在寫疏義的時候，他是沿襲了李維的傳統來詮釋。而他們最緊密結合的就是他們的共和精神，共和精神一詞在李維之前就有人使用了。希臘史家 Polybius(比李維早了一百年)是最早寫羅馬帝國萌芽的，他影響西塞羅，西塞羅討論共和政體的政治哲學時，以拉丁文 *res publica* 與希臘的 *politeia*。“相聯李維 (Livy, Augustus' time) and 普魯塔克(Plutarch, Greek, a century later)所描寫的是羅馬立法是由「王政」(kingdom)轉向「共和」(republic)的。

那共和精神到了中世紀的時候，因為很多城市取得了自治權，所以他們爲了要合理化他們城市的權利，他們開使用 *republic* 來稱呼自己的城市。例如：*Italian city states like Florence and Venice*、*Flemish cities* 以及 *the Hanseatic League*。從十四世紀開始，義大利的商業開始有很大的轉變，他們有了新的船隻阿拉伯載香料回來，直接到北方去做直銷的生意。以至於他們有龐大的利潤，造成資本的膨脹。而大小城市間的相互併吞，以及寡頭政治的出現，使得義大利的政局是相當混亂的。到了十五世紀的時候，大小邦國都被兼併得差不多了，連 *Florence* 在西元 1402 年的時候，差點被米蘭來的獨裁者給兼併。可是米蘭的獨裁者 *Giangaleazzo* 在軍臨城下的時候就病死了，*Florence* 因此更確定共和精神是上天所眷顧的。因此興起了討論共和精神的體裁，例如：*Coluccio Salutati* 讚嘆共和精神及 *Florence* 的偉大。在十五世紀的時候，*Florence* 的上層階級開始了佩脫拉克和但丁早就開始推行的人文運動，以及討論共和。討論的內容有 *Scipio Africanus*(打敗漢尼拔的將軍)*Julius Caesar* 以及 *Brutus* 該不該下地獄等等。所有對人文主義有興趣的，都認爲共和精神才是立國的根本，並找了許多歷史人物來彰顯共和精神得重要性，而這個就在 *Florence* 形成了 *Civic Humanism* 的風氣。這就是進入人文運動，很重要的發展階段。而這就是馬基維立身處年代的風氣，所以當他看到李維的書，他才會這麼感興趣。

《李維羅馬史疏義》或《李維論》或《李維—建城以來史(前言與卷一)》以歷史評論的體裁撰寫。馬基維利所擅長透視重大歷史事件或政治決斷之表象，分析其背後所蘊含的經驗與判斷，並提出足供後世參考的歷史律則。全書分爲三卷：第一卷前言—歷史的價值，討論羅馬憲政發展的軌跡以及其政治制度的內在邏輯，特別是環繞著政治創建的重大議題所提出的論述；第二卷—羅馬主權的成長討論羅馬擴張的過程，以及政治自由與帝國主義之辯證關係；第三卷—羅馬偉人的榜樣提出爲了維持國家之長治久安，必須時時恢復創建初時的良好德行，並散論各種促進共和體制繁榮的典範人物。

人文傳統下的政治思考，做爲一個「社會人」—人性是忘恩負義、反覆無常、好行欺詐、懦弱無能、貪婪不跌的、非必要從不行善。統治者與群眾；德行與命運所形成的動態成長；政治與道德的衝突。

以歷史研究政治，《李維羅馬史疏義》p4。「識古足以鑑今」肯定歷史的價值

一人可以由過去學習有助益的知識。馬基維利的歷史方法：一、收集歷史上的政治例証，包括君王、國家、名人對政治的態度，討論其得失、利弊、影響，指出成敗。二、以當代舉類似的事件做對照。三、找出普遍的定則四、找出與公式相違背的實例加以討論普遍定則的適用性。五、以統治者的立場看公式的實用性六、重新設定道德規章。

《李維—建城以來史(前言與卷一)》(p1~p10)最理想的政府形態：以全民福祉為指標，以羅馬共和為範本，創建者必須有擇址和制定法律的智慧。生於富裕之邦必須有明智的政府，具自我警惕的能力，方能免於「死於安逸」，否則寧可擇貧瘠之地建邦。

共和國的種類與羅馬共和所屬：《李維羅馬史疏義》p11, Spartans, Lycurgus 和 Florence 共和政體是 Monarchy, Aristocracy, Democracy 的混合，也可以是其中一種，只要能維護全民福祉便是共和為政者的智慧是政治成敗的關鍵。「傳襲」是政治腐敗的主因，人民會找到「解救者」來推翻失敗的政府，循環週期與羅馬的混合體制。

羅馬創設平民護民官，《李維羅馬史疏義》p14~p15。人性本惡，設護民官仲裁平民與元老院，預防貴族跋扈。《李維羅馬史疏義》(p11~p15)宗教。羅馬人的宗教。義大利因羅馬教會而宗教不振，以至衰敗。羅馬運用宗教重整城市、完成任務、制止動亂。羅馬使用兆象(謹慎、也處罰藐視者)。

《李維羅馬史疏義》(p16~p18)由奴役過渡到自由；共和創建者的五項要點：一、集權於一人之手。二、認可「非常態的行動」的必要性。三、為共同福祉而創建共和。四、權力不應「世襲」，以杜絕後繼者濫權。五、全體成員永續經營新創秩序為志業。

張四德老師

15:20~15:40

剛才我們一直聽到《李維羅馬史疏義》的這個問題，那我們現在要轉換角色一下，現在我們的主角是 Tacitus。上一次，我把人們如何談論 Tacitus 做了一個討論，現在我要講的就是下半部的部分—Tacitus 的地位在西方史學的發展—標題 Tacitus and the Tacitist Tradition”。後人對於 Tacitus 最感興趣的就是他在談專制暴君得這個問題。Tacitus 的生存年代其實已經進入帝制，所以其實 Tacitus 比李維來的辛苦。而在帝制初期的 Tacitus，作為一個當代的史家，他怎麼看帝制。

一般說起來，Tacitus 去世之後第六、七世紀，他就越來越不受重視，幾乎是要消失了。中古世紀人們不談 Tacitus，是因為 Tacitus 的作品，很深入的談政治。雖然不談，但卻有人讀以及收藏 Tacitus 的作品。這我們就要感謝天主教會的貢獻，尤其是本篤教。後來，開始有人會從修道院中偷 Tacitus 的作品，唯一一個可以確定的是在 1455 年，在羅馬有出現從修道院偷出來的資料。但偷出來的資料很少，也很少人去讀。最早開始對 Tacitus 有興趣的是佛羅倫斯的思想家，而經過王芝芝老師剛剛的報告，讓我們更能匯通這整個狀況。而我們要看的就

Tacitus 對於現實政治的作用及影響。Bruni 有引用 Tacitus 的話：「當所有的權力聚集在一個人的手中時，知識份子就消失了。」很顯然的他是從政治思想的角度去看 Tacitus 的作品。所以這些佛羅倫斯的權貴，用 Tacitus 的作品顯示自己是 Tacitus 所說的共和。而這樣的假像，到馬基維利的時候，就被揭穿了。馬基維利說：「佛羅倫斯一點共和精神都沒有。」西元 1440~1500 年，在日耳曼地區開始對 Tacitus 特別是他的<Germania>感到興趣，因為在西元 1492 年時，Conrad Celtis 在一次的大學演講中提到 Tacitus。之後，引起各學生研究 Tacitus 的風潮。在 Tacitus 的<Germania>裡所描述的日耳曼人是相當的 honesty 的，所以讓日耳曼人覺得他們比早期羅馬的公民來的優秀。接下來，是與馬基維利同期的 Guicciardini，Guicciardini 認為 Tacitus 的特色就在於告訴世人何謂 tyrant；如何在 tyrant 底下求生存。到了宗教改革，天主教會其實對 Tacitus 不是很滿意，他們認為他只是記載了一些異教徒的理念，而且他不了解教會的真理。而 Tacitus 真正在歐洲成爲一種風氣是在西元 1600~1700 年間，在馬基維利之後，大家興起了研究 Tacitus 的運動，而主要的地區有西班牙、佛羅倫斯、德國。而興起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爲這時的現實因素，讓他們必需去思考政體的問題。所以他們讀 Tacitus 就會比較注意 Tacitus 提到政治的部分，以供他們參考。而相對於西班牙、佛羅倫斯、德國，英國和荷蘭，對於 Tacitus 是比較不感興趣的。因爲他們對於專制政體是反感的，所以並不會花太大的精力去研究—除了一些思想家外。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理性主義運動 Rationalism，Rationalism 對於 despotism 是不喜歡的。像伏爾泰對於 Tacitus 是充滿批判性的，他說 Tacitus 的書中充滿了謠言，根本沒有 truth 可言。加上，對於元老制度、公民的生活等等，重要的事情居然都不加以記載。所以由此可知，Rationalism 中對於 Tacitus 是鄙視的。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很多人又開始注意到 Tacitus。像 Gibbon 重新來看 Tacitus 的《歷史》的時候，他認為 Tacitus 是開明的，因爲他教我們如何對抗專制暴政。到了西元 1850 年，是最後一次引用 Tacitus，爲了要對抗拿破崙三世的專制。而十九世紀的義大利，則是相當認真的研究 Tacitus。原因與是因爲現實因素，因爲 Tiberius 及尼祿的暴政。而在日耳曼地區，這時是浪漫主義，重視的是思想的衝突，而非人性。到了二十世紀以來，似乎又有 despotism 的興起，而現在讀 Tacitus 就是要我們知道，專制的興起，也就代表著道德的淪喪。而這本書的成書年代在西元 1990 年，作者認為現在讀 Tacitus 就是「He makes us realize that we, too, are inside.」從文藝復興到現今，Tacitus 其實還是在影響著我們，當然這要看每一個人或史家他身處的地區、背景與政治，從 Tacitus 中去取得或追求他們所要的。

99 學年「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8 場次研讀成果

時間：20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

參與人員：如附錄

15:50~17:20

主持人：王芝芝/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講人：周樑楷/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

張弘毅/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主 題：John Burrow 《*History of Histories*》

(選讀西洋上古、文藝復興至啓蒙時代史學)

王芝芝老師

15:50~15:55

各位與會人士，現在要開始我們的第二場次。這個場次由我們的兩位菁英，為大家講《*History of Histories*》這本書。請大家拍手歡迎他們。

張弘毅老師

15:55~16:15

各位老師各位朋友午安，上一個場次，周老師、張老師還有特別是王老師，已經談了許多有關馬基維利論李維，我把這兩本書都看過了，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如果有什麼地方說錯了，請大家糾正我。

我看完書後，我想問，李維為什麼要寫《羅馬史》？馬基維利為什麼要寫《論李維羅馬史疏義》？這麼多人當中為何選了李維？從時間點來看，李維的時間是 BC19~AD17，剛好是羅馬成爲帝國的分水嶺。換言之，就是羅馬政治制度變化最激烈的時候。而馬基維利也是如此，他在寫《論李維羅馬史疏義》，剛剛好是西班牙揮兵把短暫的佛羅倫斯共和彌平(西元 1494~1512)，並由麥蒂奇家族掌權的時候。

所以李維所面對的羅馬，是從共和到帝國；馬基維利所面對的，是從共和到家族的統治，兩者都是非常激烈的。在座的每個人也是這樣，我們現在生活在台灣，我們也面對一個激烈轉折的時代。比較政治語言的說法，我們面對一種台灣發展的選擇。

這一兩年來，我讀到《羅馬史》，就會在裡面看台灣的影子。有一本寫西塞羅歷史小說《最高權力》，裡面在敘述羅馬人如何選舉，裡面所描寫選舉的光明面黑暗面，都可以在台灣社會看到，所以對於我來講，我不是在看一個史學史，照理來說，我們念歷史系，一路走來我現在還是在教歷史，我們在談李維的時候，我們大抵上我們會在史學史的範疇，或是斷代史去談這些人、事。就是穿越時空，那種心靈的互動，你讀的雖然是古書，觸動的卻是當代的心靈，套句周老師的話來講，就是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互動，那以上兩者的互動要怎麼解釋呢？簡單

的說，李維不是第一個寫羅馬史，但是爲什麼大家都說他好？因爲羅馬人在開始擴張以後，他們的知識分子都會有一種憂心，覺得羅馬的愛國精神、愛國情操已經隨風而逝，而這種呼籲，在李維之前就有人寫，而他有名就是因爲他羅馬史寫得很好，所以羅馬史有時候不是被當作歷史著作來用，而是當成教人家怎麼把文章寫的文學作品來閱讀，他的好就是好在這裡。

可是他的重要，是在於李維之前的 Greek romance historian(用希臘文寫羅馬史的作家)，他們寫羅馬史，他們試圖要去提醒羅馬人愛國心與公民精神的重要性，只是在鼓勵老百姓不要衰落。強盛的時候講這些話，只是提醒，不是危機意識。而李維則是充滿危機意識的告訴大家，不這麼做是不行的，是會毀滅的。

李維的羅馬史裡面，他在講羅馬人失掉愛國心、羅馬人沒有愛國情操、羅馬人沒有辦法在保持過去哪種優勢，這是一種比較悲觀的史觀，Greek romance historian 在講的是比較樂觀的，不是這種悲觀的史觀。

我在看這個 John Burrow 的書，我再想，李維爲什麼要寫羅馬史，就很單純了，他面對羅馬從共和變成帝國，那是一種力挽狂瀾卻無功而返悲觀的史觀，只能把羅馬的精神寫下來而已，他在現實上已經不能在做些什麼了。

馬基維利就有點不一樣，馬基維利雖然被麥第奇家族關了一年後，他還是充滿企圖心，希望能得到國家的重用，希望他能夠對城邦對國家是有貢獻的，他去寫這個書，跟李維是不太一樣的。所以這兩個面對的大環境是不太一樣的，李維是已經事無可爲，但馬基維利是有希望的，而且近代國家正在發展，這種變化是有機可乘的，所以馬基維利要論李維，其實他心裡想問的問題：What is an idea state ?

講到理想國家，這條線就可以往上追溯到柏拉圖，溯到蘇格拉底，溯到希臘時代，馬基維利時代不就是文藝復興時代，不就是要去重新閱讀古代希臘羅馬的典籍。在古代希臘羅馬典籍裡，希臘人如何描述理想國家，亞里斯多德是怎麼樣去把希臘 158 個城邦分成 monarchy、aristocracy、democracy 三種種類，再去把他覺得好的君主制度叫 monarchy，不好的叫 tyranny 暴君政治，好的貴族政治叫 aristocracy，不好的叫 oligarchy 寡頭政治，好的民主制度 democracy，不好的叫 mob rule 暴民統治。所以蘇格拉底、柏拉圖還有亞里斯多德一路下來，到馬基維利到 Tomas more。到今天我們不是一樣也還在想這個問題嗎？怎麼樣是一個理想的國家？如果要建構一個理想的國家他應該要長甚麼樣子？我們都會有些現實意識，這就是周老師所講的歷史意識與現實意識的互動。

簡單講的話，我在看馬基維利論李維跟 John Burrow，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到李維到馬基維利到 Tomas more，千古不變在想一個問題，就是 idea state 的問題，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們對什麼是理想的國家見解可能不一樣。他們講理想國家，有時候是大勢已去，有時候是還有希望柏拉圖在寫理想國的時候。我的感覺是馬基維利在寫論李維，就像柏拉圖在寫理想國。正是因爲體制變動很大，也害死了他的老師蘇格拉底，所以他對現實是非常不滿的，所以他要去建立一個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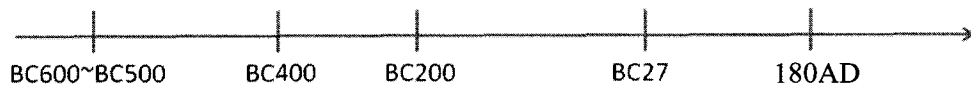
國家。同樣的馬基維利面對的也是動盪的時代，他描述的是一個理想的國家，所以在他論李維的章節裡，就有點古今輝映、以古諷今的意味。

周樑楷老師

16:15~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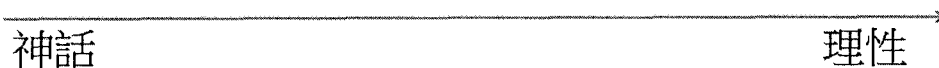
我們從廣義的史學史角度來說，讀古希臘、古羅馬的作品，有哪些核心理念跟導向，值得讓 21 世紀的我們去保守與堅持的。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的世界觀是如何的，特別是他們如何看待外族。今天我就把我目前對於西洋古典史學的了解做一個總整理，我用圖表的方式呈現。

第一個在研究古希臘和羅馬的史學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時間觀念。



在 BC600~BC500 之前是神話思維的時代，而這之後就是全世界哲學突破的開始。在 BC400 時候，就進入希臘化時代。BC200 我們先把重點放在羅馬，這時的羅馬開始從義大利半島跨出海外，開始有殖民地，這也是 Tacitus、Livy 等羅馬史家認為羅馬共和精神衰敗的轉折點。

接著我們要用觀念來思考問題，從哲學突破開始，中西方都有一個趨勢，就是從神話思維走向理性化思維。假使用一個光譜表達，就會像這個樣子(如下表)。而各地區上的各個人民，除魅化的程度就會不同。所以這個光譜可以做一個鑑定，哪些人，或是哪個地區的除魅化程度。而理性化也表示著人文主義化，也就是探討問題時，會有問題意識、反思性，而不是純粹的敘述事情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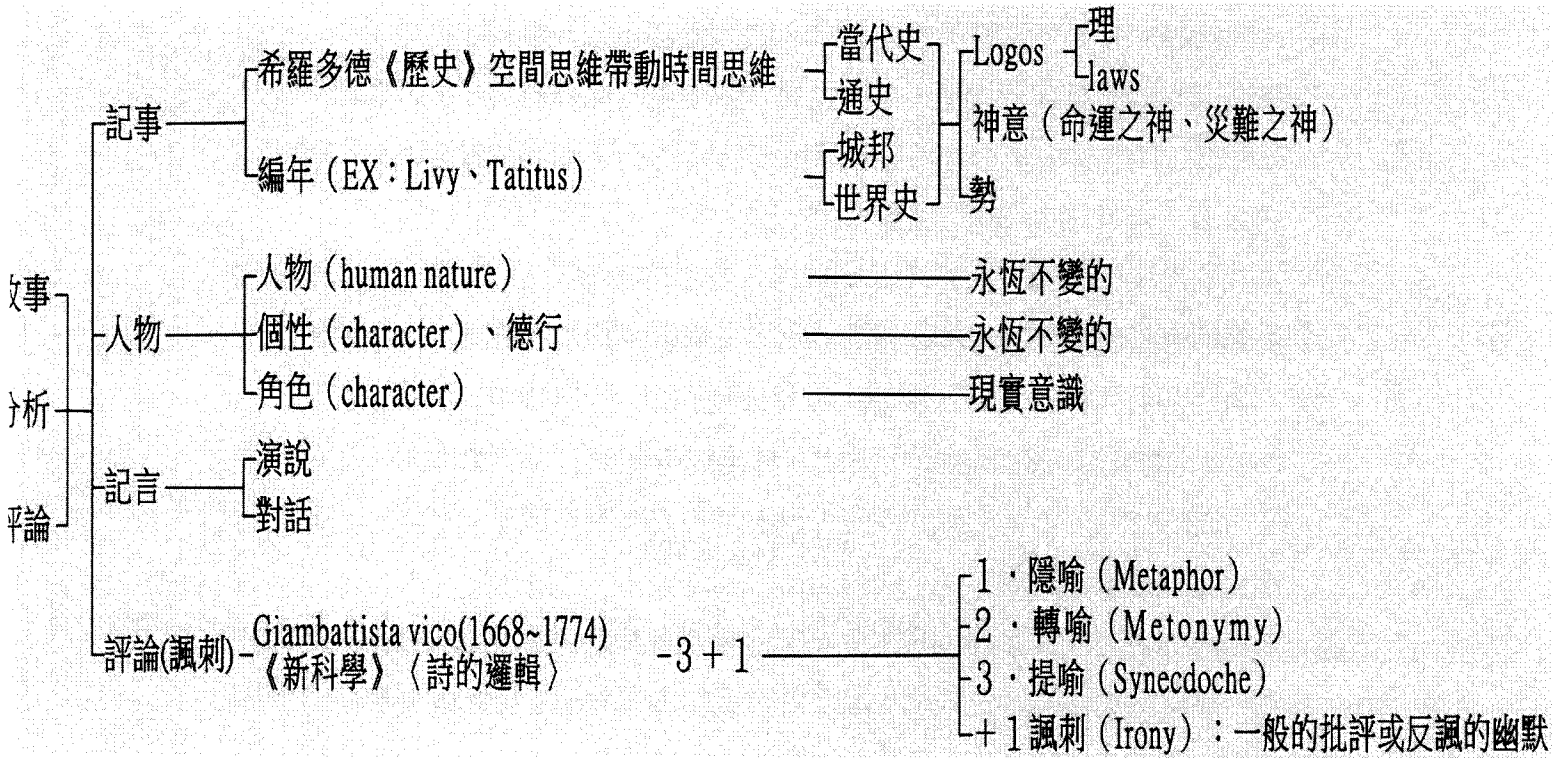


假使說到歷史敘述，你就會發現古代西方學者比較重視的是虛跟實的問題；而古代中國學者則是比較重視曲筆跟直筆的問題。而古代中西方的學者都是夾敘夾議；現今的學者都是分析為主。

從原始部落以來，還有一條光譜，由重視親情與血緣拉向重視法律。



現在我們就可以來講西方上古史的史學(以下整理成表格)



陸 議題探討結論

■ 導論部份:

本研讀會的名稱古典與今典「Ancient Classics and Modern Classics」，Classics 原意 the best 最好的意思，古時候最好的歷史作品與當今最好的歷史作品。

- (1) 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不論中國或西方，能讓人一讀再讀，必有他們可貴之處。我們現在重新來讀古代西方，以身為二十一世紀的人，想像二十年之後，是怎麼樣的情形?那時候的古典作品還有什麼用?需具備現實的意識來讀歷史，不要只是為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要從現實的角度跟立場往後看，這就是所謂的「西方古典史著的新解讀」。
- (2) 思考問題時，不用二分法，也不分成幾大類型，若彈性的用，像用光譜的方式、Spectrum 的方式來談問題。所謂光譜是一條漸進線，由最亮的到最暗的。從亮看到暗，差別在於光譜是有不同程度在，卻沒有一個絕對的界線。
- (3) 讀歷史需具備想像力，也就是 Sympathy。中文都翻成同情，也可是感同身受，或者感動的意思。要懂得去鑑別、鑑定，要有你的立場，以自身的立場去做判斷。像古典西方的史書之中，希羅多德、Thucydides，或者是 Tacitus，他們清楚的有自己的自覺，很強的歷史意識，採取較理性方法來寫作。

- (4) 古代的歷史書其實都屬於敘述性的，讀歷史書時，不要被埋在事實裡，要能跳脫出來去分析那個作品、那個史家，寫作時所思考的問題。因為歷史敘事跟每個人的生命意識是有很密切關係的，所以在閱讀個古典作品時，透過他的敘事，去抓住原作者的生命意識。
- (5) 古人的歷史很重視人物(character)以及人性中的情感的部分，這正是我們當代史學最容易忽略，甚至被抹煞的。西方史學跟中國史學的不同，中國的史學的史書中有大量的傳記，西方從哲學突破以來，**history** 和 **biography** 及 **drama**，戲劇尤其是 **tragedy**、歷史、傳記跟戲劇在西方的觀念中，是區別非常清楚的文類。雖有重疊的部分，但表述的方式還是很不一樣的，簡單的說這就是表述時的差異。
- (6) 討論西方古典的作品時，要注意史家的現實意識跟現實立場。如讀古希臘的書，要注意是偏向民主政治，還是斯巴達的專制集權；羅馬從共和衰微到成為專制獨裁的帝國時期，所以，讀羅馬時期的歷史作品時，要去看作者是偏向共和還是主張帝制。這些都會影響他們的歷史作品寫作。

■ 研讀 Tacitus 《編年史——*The Annals*》的部份：

- (1) 從 Tacitus 的作品看他的史學，例如他所使用的材料、方法、整體架構等等。Tacitus 的資料一直都具有爭議性，文中論及很多元老院的事情，但元老院的 **document** 以及一部分就是 **city journal** 裡有關羅馬的記載，他並未直接引用。這些出入問題的核心是因為 Tacitus 依賴的不是我們所謂的 **document**，而是文學作品。這牽涉到以文學作品做為史料的問題。作者在書中說我們不要把 Tacitus 當做一個史家，而把 Tacitus 當成一個 **writer** 會比較好。
- (2) 就史學本身來看，其實 Tacitus 不是一個我們今日定義的歷史家或是哲學家，他只是一個身處 **empire** 體制下無奈的作家。在語詞之間，他是具有批判性的，另一方面來說，他對於 **human nature** 還心存希望。Tacitus 還是希望喜好自由，有勇氣、很坦白的特點，能再次回到羅馬的帝國境內。

■ 研讀 Livy 《History of Rome》(選讀)的部份：

- (1) 李維寫作動機有成兩方面，第一是回憶偉大羅馬民族的貢獻；第二是體現羅馬的民族精神，並且避開他(李維)當時身處弊端叢生的羅馬。他寫作目的是希望讀者能注意羅馬興盛的基礎，在於道德的強盛；而道德的衰敗是羅馬政權衰敗的根源。試圖影響讀者價值觀呈現了李維的雙重性格，因為李維不單

單只想記載歷史事件，他也想讓讀者自己從連貫的閱讀中，自己建構出對羅馬的認知。

- (2) 歷史是由人選出來撰寫的，李維用通史的形式來寫歷史，除了記載了當代或更早些史家沒有記載到羅馬社會面向。而李維用散文性的寫作方式來撰寫編年史，似乎更能讓讀者體會到羅馬道德轉變的過程。

■研讀《李維羅馬史疏義》的部份：

- (1) 《李維羅馬史疏義》或《李維論》或《李維—建城以來史(前言與卷一)》以歷史評論的體裁撰寫。馬基維利所擅長透視重大歷史事件或政治決斷之表象，分析其背後所蘊含的經驗與判斷，並提出足供後世參考的歷史律則。全書分為第一卷前言—歷史的價值，討論羅馬憲政發展的軌跡以及其政治制度的內在邏輯，特別是環繞著政治創建的重大議題所提出的論述；第二卷—羅馬主權的成長討論羅馬擴張的過程，以及政治自由與帝國主義之辯證關係；第三卷—羅馬偉人的榜樣提出為了維持國家之長治久安，必須時時恢復創建初時的良好德行，並散論各種促進共和體制繁榮的典範人物。
- (2) 人文傳統下的政治思考，做為一個「社會人」—人性是忘恩負義、反覆無常、好行欺詐、懦弱無能、貪婪不跌的、非必要從不行善。統治者與群眾；德行與命運所形成的動態成長；政治與道德的衝突。
- (3) 以歷史研究政治，《李維羅馬史疏義》p4。「識古足以鑑今」肯定歷史的價值—人可以由過去學習有助益的知識。馬基維利的歷史方法：一、收集歷史上的政治例証，包括君王、國家、名人對政治的態度，討論其得失、利弊、影響，指出成敗。二、以當代學類似的事件做對照。三、找出普遍的定則四、找出與公式相違背的實例加以討論普遍定則的適用性。五、以統治者的立場看公式的實用性六、重新設定道德規章。
- (4) 《李維—建城以來史(前言與卷一)》(p1~p10)最理想的政府形態：以全民福祉為指標，以羅馬共和為範本，創建者必須有擇址和制定法律的智慧。生於富裕之邦必須有明智的政府，具自我警惕的能力，方能免於「死於安逸」，否則寧可擇貧瘠之地建邦。
- (5) 共和國的種類與羅馬共和所屬：《李維羅馬史疏義》p11，Spartans, Lycurgus 和 Florence 共和政體是 Monarchy, Aristocracy, Democracy 的混合，也可以是其中一種，只要能維護全民福祉便是共和為政者的智慧是政治成敗的關鍵。「傳

襲」是政治腐敗的主因，人民會找到「解救者」來推翻失敗的政府，循環週期與羅馬的混合體制。

- (6) 羅馬創設平民護民官，《李維羅馬史疏義》p14~p15。人性本惡，設護民官仲裁平民與元老院，預防貴族跋扈。《李維羅馬史疏義》(p11~p15)宗教。羅馬人的宗教。義大利因羅馬教會而宗教不振，以至衰敗。羅馬運用宗教重整城市、完成任務、制止動亂。羅馬使用兆象(謹慎、也處罰藐視者)。
- (7) 《李維羅馬史疏義》(p16~p18)由奴役過渡到自由；共和創建者的五項要點：
一、集權於一人之手。二、認可「非常態的行動」的必要性。三、為共同福祉而創建共和。四、權力不應「世襲」，以杜絕後繼者濫權。五、全體成員永續經營新創秩序為志業。

■研讀 John Burrow 《History of Histories》的部份：

- (1) BC600~BC500 之前是神話思維的時代，而這之後就是全世界哲學突破的開始。在 BC400 時候，就進入希臘化時代。BC200 我們先把重點放在羅馬，這時的羅馬開始從義大利半島跨出海外，開始有殖民地，這也是 Tacitus、Livy 等羅馬史家認為羅馬共和精神衰敗的轉折點。
- (2) 從哲學突破開始，中西方都有一個趨勢，就是從神話思維走向理性化思維。各地區上的各個人民，除魅化的程度就會不同，所以這個光譜可以做一個鑑定，哪些人，或是哪個地區的除魅化程度，而理性化也表示著人文主義化，也就是探討問題時，會有問題意識、反思性，而不是純粹的敘述事情的發生。
- (3) 古代西方學者比較重視的是虛跟實的問題；而古代中國學者則是比較重視曲筆跟直筆的問題，而古代中西方的學者都是夾敘夾議；現今的學者都是分析為主。從原始部落以來，還有一條光譜，由重視親情與血緣拉向重視法律。

柒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本年度規劃 8 場次的研讀會(如附錄一)，計劃目標達成率 100%，已完成所有計劃場次之研讀會。

研讀會基本上齊聚許多對歷史意識有興趣的同好，不論教師、學生，大家皆對西方古典史學作品有著濃厚的興趣，也在研讀過程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供參考，使研讀會增添許多精彩內涵。

期望往後能邀請國外學者和會員相互交流，除心得分享以外，還能藉機增廣見聞、促進世界觀的發展，豐富我們的計畫目標內容。

此外，上半年度各場次會議出席人數整理成下表，出席率為往年最高之一。

場次	第一場次	第二場次	第三場次	第四場次	第五場次	第六場次	第七場次	第八場次
人數	24	25	24	24	21	21	30	30

捌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 一、經典研讀計畫歷年來執行期為一年，但因本年度經費執行期程為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0 年 1 月 31 日，由於計劃執行期程由一年縮短為半年，導致計畫執行上較有壓力，尚請顧問室能再考量調整本計劃執行之期程，以利計畫執行更為流暢。
- 二、本校因隸屬於台北市教育局，故向教育部申請專案須透過教育局，本年度的計畫經費直到十月份才核撥下來，在計畫初期執行上增加了教育部會計的負擔，尚請顧問室能有簡化行政流程的方案，以利計畫執行更為流暢。

三、近年由於數位化風潮，教育部也規定計畫應設置專屬網頁，除有助網路平台分享資源，也可以讓有興趣的同好一同投入此領域，由於目前計畫經費之科目缺少“網頁製作維護費”，造成計畫執行上產生弔詭現象；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在網頁製作維護方面，相對於其他如資訊理工領域尚屬弱勢，其實仍需此一方面之經費補助，尚請顧問室能再考量給予次一科目之補助（按：實務上，能使用網頁者眾，但能製作維護網頁者寡；計畫助理本身不一定兼具製作維護網頁能力）。

四、相對於其他教育部經費補助案，經典研讀計畫歷年來似均無主持人費用之科目編列，未來，建議考量實際需求，酌情編列「主持人費」，以利計畫籌劃運用。

玖 改進建議

經典研讀會，基本上其實已是一個小型的「學術社群」，也是一種適合由「跨校師生」組成的課外讀書活動，考量學術人才的交流及整合，「團結力量大」，而非「各擁山頭」，更希望參與的師生能真正受惠、擴展學術視野，未來，建議顧問室可鼓勵、並優先考量跨校或跨領域組成的經典研讀活動。

壹拾 統計表

計畫主持人：張弘毅				
計畫名稱：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研讀經典	研讀次數	教師參與人數	學生參與人數	計畫助理
<input type="checkbox"/> 中文經典	8次	男：9人	男：9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兼任助理 (女：2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外文經典		女：5人	女：9人	

壹拾壹 附錄

附錄一：本年度研讀規劃表

研讀序次	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討論議題
1	2010/09/25	周樑楷	「古典與今典」 導論	研讀會緣起及閱讀規劃
2	2010/09/25	周樑楷	本年研讀作品 導讀	介紹 Titus Livy 及 Tacitus
3	2010/10/30	張弘毅	The Annals	《編年史》(I)
4	2010/10/30	張弘毅	The Annals	《編年史》(II)
5	2010/11/20	張四德	History of Historie	導讀
6	2010/11/20	張四德	History of Rome	《羅馬史》(II)
7	2010/12/18	張弘毅	Discourses on Livy	《羅馬史疏義》
8	2010/12/18	張弘毅	<i>History of Histories</i>	西洋上古、文藝復興至啓蒙 時代史學

附錄二：九十九年度簽到表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1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9 月 25 日 14:00 - 15:30	
與 會 人 員	蔡宜蓁
	廖孝傑
	王煜芳
	曾志泓
	徐維靖
	陳振祥
	楊文強
	戴柳子
	柯景林
	呂佩蓉
	簡塔莉
	賴建良
	齊汝豐
	詹育全
	張新敏
何健文	
許慈方	
張四德	
朱瑞川	
朱崇	
黃淑娟	
蘇鈺婷	
許惠閔	
郭子忻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²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9 月 25 日 15:50 - 17:20

與 會 人 員	廖素傑	張弘毅
	王煜	許慈方
	鄭曉生頭 - 陳琺瑯	賴建民
	輔大的史頭 = 戴有文	張四德
	蔡宜奉	周梓楷
	曾忠泓	朱端
	徐維靖	蘇鈺婷
	楊丕誠	許惠閔
	柯景博	郭子忻
	呂佩瑩	
	簡塔莉	
	齊汝萱	
	詹育全	黃百誠
	潘健文	黃德宗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3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30 日 14:00 - 15:30

與 會 人 員				
		周釋揚		
		王芝芝		
		席育全	賴建民	呂岬螢
		黃國宗	朱瑞川	鄧子忻
		齊表萱	戴柳文	蔡宜榮
		簡塔莉	徐維菁	張四統
		王煜芬	陳怡群	張弘毅
		廖芳傑	柯景楨	
		楊正誠	黃百誠	
		廖鶴群	王治平	鄧德閔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4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10 月 30 日 15:50 - 17:20

與 會 人 員			
		周粹怡	
		賴建民	
		王芝芝	張新毅
		吳國宗	郭子忻
		齊成道	蔡宜榮
		牛瑞	
		戴郁	
		簡塔莉	徐維靖
		張四統	
		廖韋傑	謝理峰
	王煜苔	柯景琳	
	詹育全	黃伯鈺	
	楊天誠	王治平	
	廖鶴群	呂佩瑩	
		許惠閔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5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11 月 20 日 14:00 - 15:30

與 會 人 員		
	周樑楷	王芝芝
	張四德	陳健文
	齊汝萱	言伍宗
	賴建民	朱瑞月
	張弘毅	王洽平
		王煜芬
	蘇金玉婷	廖韋傑
		詹育全
		楊三洲
		蔡珮屏
		陳培華
	徐維靖	鄧子忻
	蔡宜琴	呂嫻瑩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6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11 月 20 日 15:50 - 17:20

與 會 人 員	
	周傑楷
	陳權文
	張四維 王芝芝
	黃自宗
	朱瑞月
	張弘毅 王浴平
	蘇鈺婷 王煜芬
	廖孝傑
	賴建民 詹育全
	徐維靖 楊志誠
	陳振璋 葉翔豪
	齊光萱 鄧子忻
	蔡宜琴 呂嫻瑩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7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12 月 18 日 14:00 - 15:30

與 會 人 員	黃白誠	趙建民	齊世瑄
	廖鶴祥	周梓楷	詹育全
	柯景楨	朱瑞	
	周雪鵬	黃惠貞	
	廖韋傑	陳健文	
	王煜芬	黃德宗	
	曾瑞鈞	湯瑞山	
	楊志強	許山	
	張四純	郭子忻	
	陳居正	呂佩瑩	
	簡塔莉	許惠蘭	
	曹世瑄	蘇子銀婷	
	徐維靖	張新毅	
	王治平	蔡宜蓀	

99 學年(2010-2011)「歷史意識重要著作研讀會」

第 8 場 次 會 議 簽 到 單

時間：民國 99 年 12 月 18 日 15:50 - 17:20

與 會 人 員	黃百詒	張四統	趙建民
	廖鶴祥	朱瑞	詹育全
	柯景博	董惠貞	
	周雪舫	陳練文	
	廖堯傑	黃德宗	
	王煜芬	湯瑞弘	
	岑清鈞	蔣竹山	
	楊志強	鄧子忻	
	周梓楷	呂嫻瑩	
	陳珣	許惠霞	
	簡塔莉	蘇銀婷	
	曹世銘	張弘毅	
	徐維靖	齊少萱	
	王治平	蘇宜琴	

附錄三：九十九年度研讀活動剪影

第一、二次研讀 2010/9/25 (六)





第三、四次研讀 2010/10/30 (六)





第五、六次研讀 2010/11/20 (六)



第七、八次研讀 2010/12/18 (六)



